

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安發國華書治要知者下有不妄為勇者五字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吻之訛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

左據云云ハ一方ニテハ天下ヲ與フト言ヒ、一方ニテハ喉ヲ切ルガ如何ダト言ヘバ、愚者デモ喉ヲ切ラレテモ天下ガ欲シイト言フ者ハ無イトナリ。

回ハ邪ナリ。王念孫曰ク欲成ノ欲ハ當ニ能ニ作ルベシト。

反性ハ性ノ本ニ反ヘリテ清靜ナルヲ言フ。性之情ハ性ノ實情ナリ

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

方ノ上ニ當ニ地ノ字有
ルベシ。
枹ハ鼓ヲ擊ツ木ナリ。

禽ハ贊トシテ執ル物ナ
リ。
闔閭伐楚ノ事ハ定公四
年及五年ノ左傳ニ見
ユ。

王念孫曰ク、乃相率云
々ノ一句當ニ乃相率致
勇、而爲之寇ニ作ル
ベシト。將卒ハ將率即
チ將帥ナリ。
魯昭公七年章華ノ臺成
ル、昭公十二年靈王徐
ナ伐ヲ以テ吳ヲ恐ド
シ、師乾谿ニ次ド、民
役ニ罷レテ怨ム、靈年
棄疾公子比ナ立テ、尋
テ自立ス、事左傳ニ詳
ナリ。

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
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措
笏而朝。天下百姓譟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
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爲九龍之
鐘。以縣鍾也。鞭荆
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
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
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
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
面奮臂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
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
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
吳。次於乾谿也。外
內騷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棄疾靈王
之兄弟。百姓放
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
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
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
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戎伐凡伯云云ハ春秋隱
公七年經及左傳ニ見
ユ。

石封ハ石ノ高ク重ナリ
積メルモノナリ。

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
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
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
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
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
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
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
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
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閒者乎。
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
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

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常為則能之。圖舊刊下 常作管非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為。圖舊刊 為作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

管準ハ永準器ナリ。

正文ノ射ハ衍文ナルベシ。

戚モ亦親ナリ、物ニ於ケルヤ甚ダ親シキナ言フ。

害人ハ當ニ害之ニ作ルベシ。

觀池ハ壑池ナリ、地ヲ掘リテ土ヲ積ミテ壑ヲ作り、因リテ又池ヲ作ルナリ。

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圖舊刊天人作天下非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

在所先後ハ舊本所在先
後ニ作ル、今意ヲ以テ
之ヲ改ム。

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在所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

襄義當ニ襄ニ仁義ニ作
ルベシ。

語曰云云ハ魯ニ語見ユ。

本ハ木ノ譌ナルベシ。

一切ハ一曲ナリ。
弦高ノ事ハ人間訓ニ詳
ナリ。

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子迪先生曰。遷趙王名也。趙世家注。括地志云。趙房陵縣西九里。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詠曲。山水之嘔。詠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注曲字衍。聞者莫不嗔目裂眦。髮植

嘔ハ詠。即子歌ナリ。
王念孫曰ク、山水當ニ
山木ニ作ルベシト。

一唱三歎一人唱へテ
三人和スルナリ。

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舊

撫ハ琴ヲ抑ヘテ止ムルナリ。

刊旨作
嗜非

所以遏流涵之行也。師延爲平公

圖延恐
涓之訛

鼓朝訶北鄙

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訶北鄙之音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

進新聲。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圖舊刊瑟作琴非。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減爵者。貶減羣臣之爵祿。

廟職ノ説ハ兵略訓ニ詳ナリ。

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挾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蠶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家老ハ大夫ノ家ノ宰ナリ。

純ハ冕ナリ。

居處云云ハ民互ニ相伺察シテ惡人有ラバ之ヲ官ニ告ゲシムルナリ。

隙ハ隙ナリ。

昌羊ハ菖蒲ナリ、痒ハ王念孫曰ク、席ノ誤ナルベシ。

偷利ハ一時ノ利ナリ。

稻米隨而生者為難。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絳綬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六博也。或予跨而取勝。予跨。予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

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劬祿ハ事ニ勉ムルナ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要略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太宗。純樸太素也。太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圖為恐衍。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

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也。澣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羸坪有無之精。羸繞匝也。坪靡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

王念孫曰。澣滯ハ澣ノ誤ナルベシ。漸ダシ澣ダスナリト。

羸坪ハ繞リ廻フナリ。

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一月爲一節也。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圖通雅卷十二引此注。請龍作避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擣取也。掇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晝宵並明。審死生之

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擗流遁之觀。擗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提挈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閒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

正念孫曰、作ハ衍文ナリト。

施ハ斜ナリ。

財制ハ裁制ナリ。

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閒。縷繚。縷也。縷也。撮揆呪齟之郟也。撮。撮也。揆。揆也。呪。呪也。齟。齟也。接徑直施。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

王念孫曰、失ハ衍文、擊危ハ違礙ナリト。

王念孫曰ク、墮亦解ナリ、細ハ紐ノ誤ナリ、説ハ脱ニ同シ、擇ハ釋ノ誤、説擇ハ脱釋ナリ、擗ハ卷束ノ名ナリト。

上ノ同ノ衍文ナルベシ。

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擗搏困。擗圓也。困。擗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埒也。人閒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之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解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幾也。幾。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

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澄澈神明之精。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

衰ハ差ナリ。

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閒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閒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閒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

卒ハ粹ナリ。

六爻ハ爻辭ヲ指スナラ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

俞樾曰ク、酒白ハ倒置スベシト。

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裨山川。裨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閒。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燧。挾至也。燧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

天下二垂云云。天下三分。其二有言。

殯文王於兩楹之閒。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閒。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措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殫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入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扞。扞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

悅易。即手輕。トナリ。王念孫曰。服ノ上ニ當ニ久ノ字有ルベシ。垂ハ舌ノ誤ナルベシ。蓋ハ土ヲ盛ル物ナリ。

節財薄葬。閒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郭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亡歸。忘之也。恐。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恃。特也。與。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塹民險。塹。塹也。通。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

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眇挈。楚人謂澤濁爲眇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也。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大尾

孔子家語例言

一、本書ハ王肅原注本ヲ底本ト爲シ、何孟春補注本ヲ取リテ之ニ加ヘタリ。初メ太宰純増注等ヲモ取ラント欲シタルガ、紙數ニ限ラレテ之ヲ舍クノ己ムヲ得ザルニ至レリ。

二、何注本正文ハ王注本ニ比シテ出入少カラズ。本書ハ何本增多ノ章句又ハ語ハ必ズ之ヲ採取補足スルユト爲シタルモ、一句ノ中數語相同シキノミニテ其餘相異ナルモノニ遇ヘバ、兩存スルニアラザレバ不可ナルモノアリ。而シテ正文ニ二本並舉スル時ハ體裁亂レテ讀下ニ便ナラザルヲ以テ、此クノ如キ場合ハ王注本ヲ正文ト爲シ、何注本ノ異同ハ之ヲ蠶頭ニ標出シタリ。二本ニ於ケル章句又ハ句ノ位置前後顛倒セル場合亦之ニ倣ヘリ、其他純然タル何注本ノ增多ニ屬スルモノハ、其一ニ語ニ止マルモノハ線ヲ以テ之ヲ圍ミ、數語以上ニ涉ルモノハ括弧〔〕中ニ入レテ之ヲ示セリ。但何注本ニ闕クトコロノ章句又ハ語ハ別ニ標識ヲ附セズシテ亦蠶頭ニ標記スルニ止メタリ。王注本正文又ハ注文ノ明ニ衍文ニ屬スト認メタルモノハ、

圓(一)ヲ以テ圍ミテ之ヲ標識セリ。

三、王注本ト何注本トハ、第三十八篇以下ノ篇次同シカラズ、隨ツテ篇ノ數記亦異ナリ、此レ亦鼈頭ニ標記スルニ止メタリ。而シテ王注本ハ四十四篇ヲ十卷ニ分ケ、何注本ハ八卷ニ分クルヲ以テ、一卷中收ムルトユロノ篇數亦異ナリ。此ハ卷首目次ニ於テ二本ノ篇目ヲ並舉對照シテ異同ヲ示スニ止メ、卷中ニ於テ別ニ識語ヲ加ヘズ。

四、何注ハ一一補ノ標識ヲ附シテ之ヲ示シタルモ、正文ト共ニ括弧中ニ入レタル場合ニハ標識ヲ附セズ、其何注タルコト一見明瞭ナルベキヲ以テナリ。

五、本書ノ文ニシテ、他書ニ出處有ルモノハ一一之ヲ鼈頭ニ標出シタリ。其識語無キモノハ、現存ノ古書中ニ出處ヲ求ムベキ無キモノニ屬ス。但本書ト他書ト文字ニ異同有リ、事ニ詳略有ルノ類ハ、何注ニ往往之ヲ示セルモノ有ルモ、其餘凡テ之ヲ標記セズ。

大正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服部宇之吉識

孔子家語解題

孔子家語四十四篇、王肅注、何孟春補注二本有リ。王注本ニ後序一篇有リ、孔安國ガ家語ノ來由ヲ記セル序、孔子ヨリ安國ニ至ル世系、安國ノ孫孔衍ガ家語ニ關スル上書ヲ録ス。何本ハ孔衍ノ上書ヲ卷首ニ置キ、安國ノ序ヲ王肅ガ安國ニ代リテ作リシモノトシテ其次ニ録ス。所謂孔安國ノ序ニ、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トアリ。漢書藝文志六藝論語ノ部ニ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ヲ著録ス。顏師古ノ注ニ非今所有家語ト言ヘリ。今所有家語トハ即チ王肅ヨリ傳ハリ、今日ニ存スル孔子家語ナリ。然ラバ則チ孔子家語ハ古其書有リテ後亡ビ、王肅ヨリ以來又今ノ家語有ルコト明ナリ。王肅自序ニ、此書ヲ其門人孔子二十二世ノ孫孔猛ニ得タリト稱シ、孔氏ノ舊書ト爲ス。而シテ所謂孔安國ノ序ニハ、家語ノ來由ヲ敘スルコト甚ダ詳ニシテ、苟卿ガ秦ニ入リシ時、孔子ノ語及ビ諸國ノ事、七十二弟子ノ言、凡ソ百餘篇ヲ昭王ニ與ヘタリ、始皇ノ時李斯書ヲ焚クヤ、孔子家語ハ諸子ノ列ニ在リシヲ以テ滅ボサレズト云フ。蓋シ家語ヲ以テ所謂百餘篇中ノモノト爲スナリ。又

言フ、漢高祖秦ニ克チシ時家語ヲ得タリ、後呂氏政ヲ專ニスルニ及ビ、之ヲ取リテ己ノ家ニ藏ス。呂氏亡ビシ後家語民間ニ散在シ、好事者或ハ己ノ意ヲ以テ増損ス。景帝ノ末年遺書ヲ募リシ時、本ト呂氏ニ在リシ家語ヲ得タリ、而ルニ諸國ノ事及ビ七十子ノ辭ト、妄ニ相錯雜シテ知ルヲ得ベカラザレバ、之ヲ掌書ニ付シ、曲禮衆篇ト簡ヲ亂シ、合セテ秘府ニ藏セリ。安國ノ朝ニ仕フルニ及ビ、諸公卿大夫ニ因リ、人事ヲ以テ副本ヲ募リ求メテ之ヲ得、事類ヲ以テ撰次シテ四十四篇ト爲ス云ト。而シテ所謂孔衍ノ上書ニハ、戴聖ノ禮記ヲ編スルヤ、曲禮足ラザルヲ以テ、家語ノ雜亂セルモノ及ビ子思孟子荀子ノ書ヲ取リテ之ヲ補ヘリ。劉向ノ書ヲ校スルヤ、家語ノ文多ク禮記ニ在ルヲ見テ、則チ家語ノ本篇ヲ除キ去ル云ト言フ。此文ハ王肅自序ニ、孔猛ガ此書ヲ其家ニ傳フル先人ノ書ト稱シテ肅ニ送ルト言ヘルヲ證セントスルモノナルベキガ、安國ノ序ニ後人ノ妄ニ増損セルヲ言ヒテ、僅ニ事類ヲ以テ撰次セリト稱スルノミニテ、後人ノ妄意増損セルモノニ對シテ審定取舍ヲ行ヒタルコトヲ言ハザルハ、適、此書ガ七十二弟子ノ撰集セル舊時ノ面目ヲ傳フルモノト見ルベカラザルヲ示シ、此書ノ價值ニ關シテ疑ヲ懷カシム。何孟春ガ壁藏ノ餘ト爲スガ如キハ、孔衍ノ上書ヲ讀ムコト精ナラザルノ致ストコロノミ。孔衍ノ上書ニ、劉向ガ家語ノ文中已ニ禮記ニ采取サレタルモノ

ヲ除キタリト言ヘルハ、暗ニ漢志ノ著錄ト今本家語ト篇數ノ多寡同ジカラザルヲ說明セントスルモノナルベシト雖モ、劉向ノ書ヲ校スルヤ、未ダ嘗テ孔衍ノ言フガ如キ方針ヲ以テ事ニ從ヒシ例ヲ見ズ。孔安國ハ武帝ノ朝ニ在リ、衍已ニ其孫ト稱スレバ、當ニ向ト時ヲ同ジクスベシ。豈ニ向ノ校書ノ方針ヲ知ラズシテ、此謬說ヲ以テ上書ノ中ニ加ヘテ向ヲ譏短スベケンヤ。安國ノ序、衍ノ上書共ニ疑フベキモノナリ。而シテ正文ヲ讀ムニ、四十四篇中、文ノ左傳、國語、孟子、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說苑、二戴記等ニ出デザルモノハ寥寥數章ノミ、此クノ如キハ呂氏春秋、淮南子等ノ如ク、戰國末若クハ漢初ノ編述ニ係ルモノニ在リテハ毫モ怪ムニ足ラザルコトナルガ、七十二弟子ノ記スルトコロト稱スルモノニシテ此事有ルハ甚ダ疑フベシ。或ハ左傳以下ノ書ガ家語ニ取ルト爲サンカ、安國ノ序ニ此書本ト流傳甚ダ少ク、荀卿ヨリ秦ニ傳ハリ、漢室ニ歸シ、遂ニ呂氏ニ藏セラレタリ云トアレバ、左傳以下ノ書ヲ著ハセル者ノ中、呂氏春秋ノ編者、劉向ニ戴ノ外ハ材料ヲ此書ニ取ルヲ得ベカラズ。左傳等ガ家語ヲ取ルノ說亦不通ノ論タルヲ免レズ。王肅ガ鄭玄ニ對シテ異ヲ立テタル後ニ、馬昭鄭ヲ申シテ王ヲ難ジ、家語ヲ以テ王肅ノ增加セルトコロト爲セルハ、猶ホ家語ノ一部分ヲ信ズルモノナルガ、宋ノ王柏ニ至リテ家語ヲ王肅ノ自ラ作ルトコロト爲セルハ、此書ノ來由ニ對

スル鐵案ト稱スベシ。蓋シ王肅ハ經ヲ説クニ殆ド事毎ニ鄭玄ニ反對セルガ、經文ノ解
 釋トシテハ單ニ學說ヲ異ニスルニ止マリ、自說ヲシテ學界ニ權威有ラシメンニハ、他
 ニ自說ヲ證スベキ有力ノ材料ヲ必要ト爲スヨリ、前記諸書ニ據リ割裂織成シテ此書
 ヲ作り、又安國ノ序、孔衍ノ上書等ヲ僞撰シ、之ヲ孔氏ノ舊書ト名ヅケ、更ニ自ラ注解ヲ
 施シテ之ヲ世ニ出シタルナリ。其自序ニ鄭學行ハルルコト五十年、成童ノ時ヨリ之ヲ
 爲メタルモ、義理安カラズ、違錯スルモノ多シ、故ニ奪ツテ之ヲ易ヘント欲スレバ、則チ
 世人ヨリ苟モ前師ヲ駁シテ異ヲ立ツト譏ラル、會、孔猛ヨリ此書ヲ得タルニ、其說己ノ
 論ト規ヲ重ネ矩ヲ疊ヌルガ如シ云云ト言ヘルハ、明ニ其此書ヲ僞作セル心情ヲ吐露
 セルモノナリ。此ニ於テ安國ノ序、孔衍ノ上書ト稱スル文中、闕陷杜撰ノ存スル所以モ
 亦自ラ領會セラルベシ。此書已ニ王肅ノ僞作タレバ、一顧ノ價值無キガ如クナルモ、前
 ニ言ヘルガ如ク、文殆ド皆先秦及ビ漢代ノ古書ニ取リテ成リシモノニテ、彼此相照ラ
 シテ參考ニ資スベキモノ多ク、且王肅ノ經注僅ニ唐ノ五經正義等ニ存スル外其餘皆
 亡ビテ傳ハラザル今日ニ在リテ、其說ヲ知ルベキ資料ト爲ルモノナレバ、學者猶ホ之
 ヲ廢セズ、古文尙書孔傳及ビ孔叢子亦肅ノ僞撰ト稱セラルルモ、其說未ダ信ズベカラ
 ズ、但事ハ家語ト相涉ラザルヲ以テ今之ヲ略ス。

本書原注亦肅ノ手ニ成リシコト前ニ言ヘルガ如シ。其注、文字ノ解ニ於テハ、時々禮記
 鄭注ヲ取リシモノアルモ、大義ニ關スルモノニ至リテハ、鄭ノ名ヲ擧グズシテ其說ヲ
 駁セルモノ少カラズ。五帝、郊問、廟制諸篇ノ注最モ然リ。王注本ハ明代ニ流傳少カリシ
 ト見エ、何孟春補注本ノ序ニ、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云云ト言ヒ、毛晉汲古閣本ノ跋
 ニ、是書ノ亡久シ。遇、賈人ヨリ一本ヲ得、北宋板王肅注本ニシテ、今本ト迥ニ異ナリ、唯、二
 卷十六葉已前皆蠹蝕セリ、後又一酒家ヨリ宋刻本ヲ得、末ノ二卷ヲ逸ス、二本首尾互ニ
 補ヒテ王肅注本始メテ全シ云云ト言フ。當時王注本ノ希ナリシヲ見ルベシ。今取ルト
 コロノモノハ即チ毛晉本ニ據リ、太宰純ノ校訂シ、千葉玄之ノ刻セルモノニ屬ス。何孟
 春ハ王注本ヲ見ズ、王廣謀ノ句解本ヲ得、其漏略多キヲ慨シ、他書ニ明ニ家語ト稱シテ
 引用セルモノヲ以テ之ヲ補綴スト言フ。今汲古閣王注本ト何注本トヲ比較スルニ、篇
 數ハ相同ジキモ、第三十八篇以下六篇ノ次第同ジカラズ。又篇名ニモ多少ノ異同有リ、
 即チ王注本第二十六篇ヲ本命解ト名ヅクルニ、何注本ニ解ノ字無ク、第三十五篇辨樂
 解モ何注本ニ解ノ字無シ。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ノ三篇ハ、何注本ハ子貢問、子夏問、公西
 赤問ト題スルニ、王注本ハ每篇曲禮二字ヲ冠セリ。第四十二篇ヲ王注本ノ本姓解ニ作
 ルニ、何注本ハ本始解ニ作レリ。而シテ王注本ハ第三十八篇以下ヲ七十二弟子解、本姓

解終記解、正論解、曲禮子貢問、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ト次第スルニ、何注本ハ正論解、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本始解、終記解、七十二弟子解ト次第セリ。而シテ一篇中ノ章數ニ至リテハ異同甚ダ多ク、王注本曲禮子貢問篇ハ三十二章ノ多キニ及ブニ、何注本子貢問篇ハ僅ニ五章ニ過ギザルガ如シ。今全篇ヲ通計スルニ、王注本ハ二百九十三章ヲ得ルニ、何注本ハ僅ニ百十三章ノミ。(七十二弟子解一篇ハ何レモ一章トシテ算ス)何注本ハ王注本ノ半バニモ及バズ、其中僅ニ一章王注本ニ無クシテ何注本ニ有ルモノヲ除クノ外ハ、皆何注本ノ闕クトコロナリ。又篇中ニ於ケル章ノ前後亦同ジカラズ。或ハ王注本某篇ニ在ルモノ、何注本ニテハ他篇ニ見ユルノ類一二有リ。更ニ一章ノ語句ニ至リテハ、二本出入甚ダ多キノミナラズ、時ニ語句ノ前後相異ナルモノ有リ。語句ノ出入異同最モ甚ダシキモノノ例ヲ舉グレバ、廟制篇、屈節解第一章ノ如キ是ナリ。注文ニ至リテハ、時ニ二注全ク相同ジキモノ有レドモ、其數既ニ甚ダ少ク、且文字ノ解釋ニ屬スルモノニ止マリ、大義ニ關スルモノニアラズ。今二本ヲ合セ收ムルニ當リ、正文ノ出入異同ニ就キテ、全然一律ノ方法ヲ以テスルコト能ハズ、已ムヲ得ズ處ニ隨ヒテ方法ヲ異ニシタリ。其詳ハ之ヲ例言ニ説明スベシ。明人ノ學空疎ヲ以テ名有ルモ、何孟春ノ家語ニ於ケルヤ、往々他書ノ文ヲ舉ゲテ正文ヲ證シ、引證考据未ダ該博ト稱スベカラザルモ、亦甚ダ力ヲ用キ

タルヲ見ル。空疎ヲ以テ譏ルベキニアラズ。但孟春ハ王肅ガ此書ヲ作りシ動機ヲ知ラザルヲ以テ、注解往々王肅ノ本旨ヲ得ザルモノ有リ。家語ノ注トシテハ闕陷無キニアラズト雖モ、何注今ニ於テ流傳甚ダ少キヲ以テ、遂ニ王注ニ合セテ之ヲ收メタリ。孟春ノ傳ハ明史ニ見ユ。今三國志王肅傳ト共ニ略ボ之ヲ抄録シテ卷首ニ附載ス。何孟春自序黃鞏ノ跋及ビ明史本傳ヲ合セ看レバ、補注ノ撰述成リシハ孟春ガ雲南ニ巡撫タリシ時ニ在リシヲ知ルベシ。

三國志本傳及ビ家語自序ニ據ルニ、王肅ガ鄭玄ノ學ニ對シテ異ヲ立テタルコト明ニシテ、孔穎達等ノ五經正義等ニ引ケル王說ニヨリテモ其如何ニ鄭學ニ反對セルカヲ知ルニ足ル。其鄭學ニ反對スル大端凡ソ四有リ、即チ祭天、五帝、廟制、三年喪ノ期限是ナリ。前三者ハ又多少相聯關スルトコロ有リ。鄭玄ハ昊天上帝ト五帝トヲ合セテ六ト爲ス、所謂六天說ナリ。而シテ其祭祀ニ關シテハ、冬至地上ノ圓丘ニ昊天上帝ヲ祭り、五時ニ五帝ヲ郊ニ祭り、夏至ノ月感生帝ヲ南郊ニ祭り、又感生帝ヲ郊ニ禘スト爲ス。王肅ハ天ハ一ノミ、五帝トハ五行ノ神ナリ、昊天上帝ト共ニ六ト爲スベキモノニアラズ。郊ト圓丘トハ一ナリ、國ノ郊ニ於テスルヲ以テ郊ト言ヒ、郊ノ圓丘ニ於テスルヲ以テ圓丘ト言フ、名ヲ得ル所以ハ異ナルモ、其實ハ一ナリ。禘ハ宗廟ノ祭ナリ、郊ニ於テスルニア

ラズト爲シ、感生說ハ全然之ヲ排セリ。廟制ニ就キテハ、鄭玄ハ禮記祭法ノ祖宗ヲ說キテ、王者明堂ニ於テ五天神五人帝ヲ祀リ、其祖ヲ之ニ配スト爲シ、王肅ハ祖宗ハ王者ガ其祖ノ功德有ル者ヲ永久ニ祭ル爲メニ建ツルトコロノ二ツノ廟ナリト爲ス。三年喪ニ就キテハ、鄭玄ハ二十七ヶ月ニシテ終ハルト爲シ、王肅ハ二十五ヶ月ニシテ終ハルト爲ス。凡ソ此等ノ說ハ、管ニ經ノ解釋ニ關係スルトコロ甚ダ多キノミナラズ、亦國家ノ典禮、喪紀ノ制度ニ關スルモノニテ、學者ノ理論ニ止マラズ、實事ト相關ス。王肅ハ其本傳ニモ家語ノ自序ニモ見ユルガ如ク、國家ノ典禮制度等ニ關シ建明セルトコロ多ク、自說ヲ施設ニ現ハサントシ、且自說ヲ證明スベキ有力ノ資料ヲ得ルニ切ナルヨリ、遂ニ家語ノ撰述ヲ敢テスルニ至リシナルベシ。郊禘等ノ說ニ至リテハ、鄭玄ノ學ニ從ヘバ禮記ノ文ヲ曲解スルノ已ムヲ得ザルニ至ルモノ少カラズ。漢代ノ思想トシテ見レバ自ラ別ニ論ズベキモ、禮ノ解釋トシテハ王說反リテ長セルヲ覺ユ。王肅已ニ鄭玄ニ對シテ異ヲ立テシ後、鄭王二學ノ爭ヲ生ジタルガ、後代ニ至リテハ祭天ニ關シテハ王說勝ヲ制シ、喪紀ニ關シテハ鄭說勢ヲ得、以テ今日ニ至レリ。家語ノ參考ニ資スベキハ亦此ニ在リトス。

家語ノ古書ヲ割裂シテ織成サレタルヲ疏證シタルモノハ、孫志祖ノ孔子家語疏證及

ビ陳士珂ノ孔子家語疏證有リ、皆參考ニ資スベシ。邦人ノ注解ニハ太宰純ノ増注、岡白駒ノ補注、戸崎允明ノ考等有リ、亦參考ニ資スベシ。

大正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文學博士 服部 宇之吉 識

王肅略傳

王肅字子雍。東海郟人。魏蘭陵侯朗之子也。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朗薨。肅嗣。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止之。事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論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論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諫之。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車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言。邊將有棄

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言。東南將有亂。明年春。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感肅之言。問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克之。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縉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何孟春略傳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並劾撫臣不職。正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參政。廉公有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廢一子。辭不受。世宗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孟春做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推尊帝之生父母。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論其非禮。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論之。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璪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璪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為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辨折璪。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並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揚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翰林科道諸司郎官大理之屬。二百二十九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繫詔獄。揚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翌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慎元正等俱謫戍。始下孟春等。

前疏責之。孟春等又具疏。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為左。蓋贖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云。

略傳終

孔子家語序

魏 東海 王肅 子雍 撰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
 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
 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予豈
 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
 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
 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
 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
 有若重規而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

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序終

孔子家語序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戶子。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奢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

王肅代安國序ハ本書卷末ニ後序トシテ載セタリ

取而胡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

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何可習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不知舊

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昔大明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仲春二月壬寅。後學柳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孔子家語篇目

通行本

第一卷

- 相 魯 第一
- 始 誅 第二
- 王言解 第三
- 大婚解 第四
- 儒行解 第五
- 問 禮 第六
- 五儀解 第七

第二卷

何孟春本

元集卷之一 凡五篇

- 相 魯
- 始 誅
- 王言解
- 大昏解
- 儒行解
- 元集卷之二 凡五篇
- 問 禮
- 五儀解

致 思第八
三 恕第九
好 生第十

第三卷

觀 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 君第十三
辯 政第十四

第四卷

六 本第十五
辯 物第十六
哀公問政第十七

致 思
三 恕
好 生

亨集卷之三凡五篇

觀 周
弟子行
賢 君
辯 政
六 本
辯 物
哀公問政

亨集卷之四凡六篇

第五卷

顏 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在 厄第二十
入 官第二十一
困 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第六卷

五 帝第二十四
執 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論 禮第二十七

顏 回

利集卷之五凡五篇

子路初見
在 厄
入 官
困 誓
五 帝德
五 帝
執 轡
本 命
論 禮

利集卷之六凡六篇

第七卷

觀節射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第八卷

冠頌解第三十三
廟制解第三十四
辯樂解第三十五
問玉第三十六
屈節解第三十七

貞集卷之七凡六篇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冠頌
廟制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正論解

第九卷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本姓解第三十九
終紀解第四十
正論解第四十一

第十卷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貞集卷之八凡六篇

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本始解
終記解
七十二弟子解

篇目終

孔子家語卷第一

魏東海王肅注
明彬陽何孟春補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中都魯下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

長幼異食。如禮年十五異食也。禮記五十異根六十宿肉。強弱異任。任謂

之事各從所任不用。男女別塗。男女別塗。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彫畫

飾不詐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

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

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

史記孔子世家二據レバ魯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中都ノ宰ト爲レリ。

孔子家語卷第一 相魯第一

史記孔子世家二據レバ魯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中都ノ宰ト爲レリ。長幼異食、男女別塗、禮記本、然、子、禮記內則ニ見ユ。四寸之棺五寸之槨ノ事、禮記檀弓上ニ見ユ、皆木ノ厚サヲ言フナリ。封ハ既ニ葬リテ土ヲ高ク盛ルコトナリ、周ノ制ハ士ハ高サ四尺ト爲ス。西方ハ何本四方ニ作ル、史記亦同シ。

年定公以為司空闕定公六年孔子年四十八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濕闕五土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闕如高黍下稻之類

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遂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

公也闕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不克而奔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闕溝水道季氏始欲溝昭公之墓以別於羣先公兆域雖因駕鸞之言不果溝而猶葬之於墓外故孔子為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

謂季桓子闕平子之子斯曰貶君以彰己罪闕此左傳

罪非禮也闕按此左傳由司空為魯大司寇闕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孔子作司寇時事

設法而不用無紆民闕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氏出其妻慎潰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止以待之者也楊倞注引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云云當在此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闕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名今祝其縣此定公十年事

孔子攝夾谷之會事春秋左氏傳設梁博史記孔子

定公與齊侯闕齊景公名杵臼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攝孔子攝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家語 卷第一 相魯第一

三

軒何本好二作ル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ノ事ハ魯定公元年左傳ニ見ユ

夾谷ノ會ノ事春秋左氏傳、設梁博、史記孔子

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相事ハ宰相、相國ノ事ニアラス、會ノ禮儀ヲ助クル事ナリ。

歷階ハ階ヲ昇ルニ一段毎ニ兩足ヲ案ムルコトヲ為サズシテ、一足ニ一段ヲ昇ルナリ、士ハ齊ノ士師ニ言フナリ。

懲義ハ懲義、即チ失義ナリ、君必不然ハ萊人ノ行動ハ必ズ齊公ノ意ニアラズト為ス、婉曲ノ辭ナリ。

行相事

闕年五十二

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

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

醉既畢齊使萊人闕萊夷國魯襄公六年齊滅之今黃縣有萊子城以兵鼓諺闕孔劫定公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搯鼓曰諺闕或作諫謹聲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闕歷階登階不聚足

曰士以兵之闕合士官以兵擊萊人吾兩君為好闕

裔夷之俘闕裔邊塞萊已滅故言俘敢以兵亂之闕裔邊裔夷春秋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闕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夷不亂華闕盟誓

有服章之美故曰華闕華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闕盟誓

德為懲義闕懲左傳作懲失也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闕忤非優倡優侏儒短人優雜子

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闕放辟喬志俳優侏儒戲於前闕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優雜子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闕不敢登第一級階上

右司馬亦齊ノ右司馬ナリ。手是異處四字ハ何本ニハ無シ、太宰純曰、手ハ首ノ誤ナルベシト。載書ハ神明ノ盟ヲ辭チ載スルモノニテ、盟ニ背ケバ神明ノ罰ヲ受クベキ旨ヲ書ス、加トハ下文ノ事ヲ書キ加ヘタルナリ、如此盟ハ載書ニ神明ノ罰ヲ蒙ルベシト言ヘルヲ承ケテ言フナリ、而不返云云ハ齊ガ田ヲ返ヘサザルニ吾齊ノ命ニ從ヒテ兵ヲ出サバ亦神明ノ罰ヲ受ケン、田ヲ返サバ命ニ供スベシト、齊ヲ要スルナリ、勤執事ハ有司ニ餘分ノ勤勞ヲカケルナリ、葉禮ハ用キルベカラザル場合ニ用キル故ナリ、用糝稗ハ實無キモノヲ用キルナリ。

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吾以供命者亦如之。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子何不聞焉。象不出門。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

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吾以供命者亦如之。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子何不聞焉。象不出門。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

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特汶陽之田。本魯界。圖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禪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龜陰也。今蛇丘縣有灌亭。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北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龜陰。魯邑。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鄆。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鄆。龜陰。為汶陽之田。朱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吾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況聖人乎。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

キテ作レリ、而シテ板ハ一、枚長サ一丈、高サ二尺、五枚ヲ合セテ高サ一丈トナル、之ヲ堵ト云ヒ、堵ノ長サ五倍シテ長サ五丈ヲ雄ト言フ、百雉ハ長サ五百丈ノ堵ニテ、城トシテハ一面五百丈、略我曲尺三百九十丈位、ノ長サノ堵ヲ有スルナリ、三家ハ三桓トモ言フ、桓公ノ三子ノ後ナリ、季孫ノ祖ハ桓公ノ末子季友ナリ、公ノ命ニヨリ三家ノ宗家タリ、故ニ三家ハ季孫最モ尊シ。

此章ノ事ハ荀子儒教篇、新序雜事一及ヒ五ニ見ユ。

飲羊ハ乳ヲ多カラシムルナリ、儲ハ吝ニ同ジ、

吝ハ張ナリ、張ハ誑ナリ、儲價ハ懸直ナ言フナリ、此章ハ何本ニ無シ。

此章ノ事ハ荀子宥坐篇、說苑指武篇、尹文子大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尸ハ陳ネ暴ラスナリ。

孫叔 因費 秘 宰公山弗擾 作不狃 率費人以襲魯 氏將

墮費叔孫輒不得志於 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

季氏故因費宰以襲魯 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

季氏宮 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 擾奔齊春按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

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

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

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召孔子 遂隳三都

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其實而此所云與左傳所載安矣 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僞不知我將不

墮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居無幾齊遣女樂而孔子行矣使久其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

哉 初魯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

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 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

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 邑者不求有司 有司常供其職客 皆如歸焉 無所乏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 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

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 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 戮之于兩觀之下

卯於東觀之下觀門闕兩觀在門 尸於朝三日 門人聞之趨 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 子貢 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 天下有大

作得無 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魯之聞人也 衆所聞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

作得無 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魯之聞人也 衆所聞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

僻ハ何本辟ニ作ル。

順非而澤ハ非ヲ遂ケテ
潤飾スルナリ。

撮ハ何本撮ニ作ル。
褒ハ邪ナリ、榮ハ營ニ
同シ、營ハ榮即チ惑ハ
スナリ。
強禦ハ剛復ニシテ人ニ
當ルナリ、返是ハ反是
ニテ、非ヲ是ト爲スナ
リ、獨立ハ人之ナ傾ク
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韓非子ハ外儲說篇ヲ言
フ。

史何ハ何本史付ニ作

此章ノ事ハ荀子宥坐
篇、韓詩外傳卷三、說苑
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
有リ。

惡者五。

劉荀作人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

與音預。一日。心逆而

險。

達劉作辨。一二曰。行僻而堅。

行下孟反。辟讀如僻。

三日。言偽而辯。四

曰。記醜而博。

醜謂非義。醜醜謂異怪之事。

五日。順非而澤。

順順意爲非。又能潤飾。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

處足以撮。

撮側。

徒成黨。

撮聚。撮側九。反。撮聚也。

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

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

強禦。強禦抗也。返是以非爲是。獨

此乃人之奸雄

者也。不可以不除。

君子之所以必誅此人。不爲其逆僻僞醜非。而深恨其險堅辯

者。博澤所以濟其逆僻僞醜非者。小人狹才爲惡。而能成黨營衆。獨

立。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苟

作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夫殷湯誅尹諧。

燭沐。一作。文王誅潘正。

太公誅華士。

周公誅管蔡。

亂。周公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管仲

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掘飲。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子。是以誅也。

管仲。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掘飲。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子。是以誅也。

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皆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愠。詩。邯鄲風。柏舟篇。悄悄。憂貌。愠。怒也。

已上荀子同說。苑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番。管仲誅史。附里乙。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朱子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懷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

狴。狴獄。禮部。執之。也。狴。狴獄。牢

部。禮反。圖狴獄。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

斯。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

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父請止。孔

非理ハ何本非禮ニ作

試ハ韓詩外傳戒ニ作
ル即チ誠ナリ從フベ
シ

以先服之ノ以ハ何本上
ニ作ル
不可ハ十分ノ效果ノ見
エヌニ言フ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
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
再

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
不教以孝

而聽其獄是殺不辜
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

不治
不可刑也何者

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夫慢令謹誅

賊也
不試責成

虐也政無此三者
然後刑可即也

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

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德以先服之
而猶不可

可即廢之
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

何本政ヲ教故チ是以
盜ヲ邪ニ作ル

夫三尺之限云云ハ何本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
登也ニ作リ何哉峻故
也ノ五字無シ重載陟
焉ハ任負車登焉ニ作リ
何哉ハ則ニ作ル
上ノ陵遲ハ山ノ漸次ニ
低クナルヲ言ヒ下ノ
陵遲ハ世ノ漸ク衰ヘテ
人心ノ漸ク頹ルヲ言
フ
何本世俗ノ世ノ字無
ク雖有刑法ノ四字無
ク民ノ上ニ而能ノ

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
不可尙賢以恭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恭三年而百姓

往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
之政臨

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是以威厲而不試
刑錯而不用

世則不然亂其政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

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

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
慢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

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憑而遊焉陵

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

下二使ノ字有リ、詩曰
ヨリ章末ニ至ル一段ハ
何本ニノミ有ルモノナ
リ。

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詩邶風。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

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厚如此哉。已上
苟同韓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
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孔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
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
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
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
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
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
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
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
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
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
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
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遘死。孔子曰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
父事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
致期恭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苑魯有父子訟
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
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妄殺不
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

此章ハ何本ニノミ有

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
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
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
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
文飾而舞容璣。文飾衣有文飾者也。容璣史作康樂舞曲名也。文馬四十。文飾其馬十乘。以

遺魯君。史孔子攝行相事既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途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

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
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嗟夫天使夫
子得遂於魯。所謂吾其東周矣。豈曰霸哉。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季桓

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
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專往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膳於大夫。祭肉。是則未廢其常。有
常禮。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論語三

日不朝。郊。孔子從。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子謂欲以微罪

周道遊ハ遍ク城内外ナ
遊ビ巡ルコトナリ。

天子祭リテ其牲肉ヲ大
夫ニ分ツハ禮ナリ。孔
子ハ肉ヲ分ツノ職ニ居
ラズト雖モ職亦祭ニ與
カル。故ニ膳ヲ分タザ
レバ孔子モ陰ニ其責
ヲ分カツベシ。君ノ非
ヲ明ニセズシテ己ノ

微罪ヲ以テ去ラント欲
スルトコロニ聖人ノ心
ヲ見ルベキナリ。
蓋ハ蓋即チ何不ナリ。

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故且如此。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年。孔子行。乃作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金切。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謂唯此之。言是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謂希少也。於乎。吾以王言之。謂以王者之道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搯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

此篇ハ大戴禮王言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太宰純曰ク、對ノ字衍
文ナルベシト。
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
云云ヨリ孔子又不應ニ
至ル二十字何本ニハ無
シ、下文歎息ノ二字及
ビ顧謂ノ下ノ曾子二字
亦無シ。

負席而立ハ席ノ片端ノ
前ニ立ツナリ、古ハ堂
モ室モ皆土間ナリ、坐
スル時ハ此ニ席ヲ敷ケ
ルナリ、弟子先生ニ侍
スルニ先生之ニ命ジテ
坐セシムルコトアリ、
此文ノ首ノ侍ハ即チ侍
坐ナリ。
居吾語汝四字ハ何本ニ
無シ、雖有國之良馬ヨ
リ不可以致霸王ニ至ル
三十七字亦無シ。
服ハ馬ヲ車ニ駕スルコ
トナリ。
七教三至ハ下文ニ説明
アリ。

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謂易曰君
子以成德爲行。日可。德者所以尊道也。謂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尊道也。是以
非德道不尊。謂行道而有得。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謂以德而見於行。然後明。明德尊道。非一事也。雖
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謂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謂征伐之
事。所以正人。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謂音遙。尙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謂說苑。伊尹曰。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
使能之。政之不中。君之患也。謂君出政。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謂臣行令

十一ハ何本什一ニ作
ル、十一ハ古ノ田ニ稅
スル法ハ收穫ノ十分一
ヲ官ニ收メタルナ言
フ、公羊傳ニ十一ヲ天
下之中正ト言ヘリ。用
民之力ハ民ヲシテ宮室
ノ修繕等ノ勞役ニ服セ
シムルコトナリ、征亦
稅ヲ收ムルナリ、市廛
ハ市ニ持込ム貨物ニ對
シ倉敷料ノ如キ手數料
ヲ徵スルノミニテ、貨
物ニ課稅セザルナ言
フ。

太宰純曰ク、恥節ハ知
レ節ノ誤ナルベシト。
政教修ヨリ選才能ニ至
ル百九十三字何本ニ無
シ。
表ハ日景ヲ測ル爲メニ
立ツル木ナリ、故ニ手
本、標準等ノ義トナル。
等ハ均ノ義ニアラズ、
差等ノ義ナリ、禮ハ上

下尊卑ノ等ヲ制スルモ
ノナリ。

此字、之内二字何本皆
無シ。

夫布指知寸ヨリ折衝千
里之外者也ニ至ル二百
五字何本ニ無シ。
太宰純曰ク、千歩以下
十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ト。
井田ノ制方一里ヲ井ト
爲ス、一井九百畝、一畝
ハ百歩ナリ、然ラバ則
チ一井ハ方三百歩、而
積チ以テ言ヘバ九萬歩
ナリ、三百歩爲レ里ヨリ
埒三而雉ニ至ルノ句ハ
誤アルベシ。

若乃十一而稅。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

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

周禮豐年三日。中

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

山澤所

之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

關譏市廛皆不收賦。

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廛皆不賦稅古之法也關關境上

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

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

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

其物之稅市但賦其市地之廛而不稅其貨。

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

有制

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

闕寬上親賢則下擇友。

闕知善上好德則下不隱。

闕樂上惡

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

闕知恥守節一

此之謂七教七教

者治民之本也。

闕躬行

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

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

闕慤願貌

民敦而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

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

樸普角反

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

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

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

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

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

內無刑民矣。闕民不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

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

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

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

埒三而雉。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

爲福積資裘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

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

孔子家語 卷第一 王言解第三

福積實表ハ蓄積資案ノ
譎ナルベシ、周禮等ニ
見ユルガ如ク、食物ナ
リテ著ヘ置キテ他方ヨ
リ來ル人ニ給スルコト
ナリ。
不足ハ民ニ就キテ言
ヒ、有餘ハ君上ニ就キ
テ言フ。
太宰純曰ク、萬民懷其
惠五字ハ注文ノ誤リテ
正文ニ入りシナルベシ

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九
字ハ何本ニ無シ。

弋單掩網。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知而來王。天市行旅欲。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此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是以又知其實也。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者。或以爲士爲大夫。而進至於卿也。而爲公。爵也。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大賢不見其有讓之迹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人。是也。而曰天下者。祿爲公祿也。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不見其有費之迹也。如此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而形於歌頌之間。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而樂以和民心也。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讎起。天下名譽興焉。是民心之德。我而和矣。又假於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耶。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與。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

天下之明名譽ノ之明二
字ハ何本ニ無シ。

故曰天下之至仁ヨリ章
末此之謂選師狂席之上
ニ至ルマデ、何本ニ無
シ。

太宰純曰ク、大戴禮ニ
ハ下ノ賢字無シト。

太宰純曰ク、下ノ降字
ハ衍文ナルベク、或ハ

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
曰天下者爵
爲公爵也。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
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
名譽興焉。
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

當二也二作レベシト。

婚ハ何本昏ニ作ル、篇内皆然リ。

此篇ハ禮記哀公問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ナリ、文異同アリ。

夫政者ノ夫ハ何本ニ無シ。

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ハ何本君所不爲、百姓何從ニ作ル。男女親ハ何本ニ父子親ニ作ル、夫婦、父子、君臣ノ三者ヲ人倫ノ本ト爲ス、漢儒ハ之ヲ三綱ト言ヘリ。無能ハ何本ニ無事ニ作

大婚ハ人君ノ婚禮ヲ言フ。

既至ハ至敬ノ義ナリ、冕ノ圖ハ本大系禮記附錄器圖ニ出ヅ、與敬爲親ハ妻ヲ敬シテ親ミヲ爲スナリ。敬之也ハ何本ニ親之也ニ、與親ハ以親ニ、弗親弗敬弗尊ヲ弗愛不レ敬、弗敬不レ正ニ作リ、捨ハ舍ニ作リ、捨ノ下ノ則及ビ愛與敬ノ上ノ此ハ何本ニ無シ。

焉ハ何本乎ニ、安ハ焉ニ、乎ハ也ニ作ル。

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其曷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子名蔣。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謂惠幸惠也。記作德，猶幸也。固臣

敢無辭而對。謂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豈敢。一曰：臣固不敢。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謂記作從政。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謂信記。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謂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綱正而目舉矣。物猶事也。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

矣。大婚爲大。謂政在愛人，愛人以禮，禮主於敬，而大昏爲敬之至也。夫子言爲政，而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序然也。刑于寡妻而後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所以爲政之序，未不自夫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本之所在也。大婚至矣。謂敬而至於大昏，具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敬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謂記作親之也。夫親迎本以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於親之中，有敬存焉，是親之也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謂以記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此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可勝用，而敬至於無所敢慢矣。公曰：寡人願有言也。謂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謂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爲之主者，以后夫人言之。祭祀宗廟，君爲外主，后夫人爲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獻，是亦爲之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爲嗣子而言，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即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也。又曰：子者親之後也。君何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也。

不閉而能久ハ萬物ヲ開
生シテ閉塞セシメズ
而シテ其功極マリ無キ
ナリ

後罪ハ既ニ此言ヲ聞
キ之ヲ行ハント欲ス
ルモ過失アラントス
ルヲ恐ルルヲ以テ然カ言
フナリ

此篇公曰夫子之服以下
ハ禮記儀行篇ニ見ユ
又異同有リ
卻歩ハ何本ハ却歩ニ作
オハ人オナリ
諸以重幣言之六字ハ何

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

本ニ無シ。

舍ハ君ヨリ與ヘラレシ
旅舍。館ハ孔子ノ舍
ヲ訪フナリ。人君ハ其
國ニ在リテハ賓タルコ
ト無シ。故ニ降階即チ
主人ノ升降スル東階ヨ
リ堂ニ升ルナリ。

何本ハ略言之則四字ヲ
連數レ之ニ以對ハ終也
ニ作ル。

命席ハ席ヲ數カシメ孔
子此ニ坐セシムルナ
リ。上ノ立侍ト相照ラ
ス。席上之珍ノ上ハ上古
上古先王ノ道ヲ數陳ス
ルナリ。此注ハ鄭玄ニ
從フ。舉ハ舉用セラル

重幣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論史記冉有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開之。則可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即此事也。時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六。

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

公自降階。

東階。

孔子賓階。

西階。

升堂立侍。公曰。

論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

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之衰大也。逢掖。大也。肘腋之處。裁製寬大。大袂禪衣也。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論章甫。緇布冠。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也。

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

隨其鄉也。逢掖。衣也。章甫。宋冠。皆因其俗。

丘未知其爲儒服也。論記作丘不知儒服。言服非所重。

不能終其物。

論物猶事也。

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略言之則

未可以對。論臣之擯相者。

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櫃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

珍以待聘。

論席所以藉物。珍自貴。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

風夜強學以待問。論學博而後可。

應人。

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力行仁義。德以待人取。

其自立有如此。

レナリ。備有衣冠中ヨリ其備像有如此者ニ至ル百字何本ニ無シ。

祈ハ何本末ニ、仁義ハ立義ニ作り、而ノ字無シ。

備有委之以財貨ヨリ其特立有如此者ニ至ル九十字何本ニ無シ。

程其勇、程其力ハ己ノ勝ツト任フルヤナ量ラズシテ、必ズ撃チ必ズ撃グルナリ。

者。圖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慎云云。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慢簡略也。 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難可畏難也。 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圖二求字記作祈。 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圖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云。 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阻難也。以兵爲之難。 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 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

不習其謀。像謀ラズ。

過ハ何本淫ニ作ル。

鄭玄ハ干ヲ小楯、楯ナ大楯ト爲セリ、說文亦楯ヲ大楯ト爲ス。何本ハ載チ載ニ、自立ハ自守ニ作ル。儒有一畝之宮ヨリ其憂思有如此者ニ至ル百十三字ハ何本ニ無シ。易衣ハ一枚ノ衣ヲ家人代ハル代ハル衣ルナリ、并日ハ鄭說ニ一日ノ食料チ二日ニ食フト言ヘルチ正シトスベ

不斷其威。常嚴莊也。 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 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圖不可劫不可辱。可迫故可殺。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溲。圖淫侈。源厚也。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先儒謂於義理未全。 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干楯也。櫓大戟。圖甲冑。兜鍪。干櫓小楯大楯也。 載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圖外侮已禦。內志已定。何物能浼我哉。 其自立有如此者。圖守記作 立。此下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 筆門圭窬。筆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如圭也。 蓬戶甕牖。以編蓬爲戶。破甕爲牖也。 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以出。 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爲一食也。 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事事君也。 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嘗。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也。 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猶起居。竟身其志。

幽居云十字何本無
禮必ノ必ハ之ニ
以法ノ以ハ之ニ作ル

何本二ノ謙字ハ辭ニ作
リ、不求厚祿四字無シ、
遠能ハ而進ニ進之ニ作
リ、民賴其德四字無シ、
稱亦舉ナリ、内稱ハ已
ノ一族ノ内ヨリ賢者チ
君ニ薦ムルナリ、程功
云云ハ臣トシテノ本務
ヲ盡クシ功ヲ立ツルナ
リ、伏ハ君ノ用キルヲ待ツ
ナリ、
何本靜言ノ言、而上下
ノ而下無ク、不知ハ弗
知ニ作リ、默ハ處ニ作
リ、深而ノ而、少而ノ
而無ク、同己不與異己
不非八字無シ、
默而翹之ハ君知ラザレ
バ、言ハズシテ徐ニ事
ヲ以テ發揚シテ、君チ
シテ知ラシメントスル
ナリ、

輕ハ身ヲ輕ンズルナ
リ、混ハ志混ムナリ、
王注ノ混ハ蓋シ志ノ混
ナルベシ、
儒有上不臣天子ヨリ篇
末ニ至ルマテ何本ニ無
シ、
知服ハ先世聖賢ノ言ニ
服スルヲ知ルナリ、

尊ハ博ニ同シ、
常ヲ上ノ安ニ連ネテ句
ト爲シ、安常ノ無常ト
訓ムルナリ、

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

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以法。論語句。以用也。即。忠信之美。禮。優游之法。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優

游和貌。法。禮法也。嚴。慕賢而容衆。容無所拒。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

而泰和而節也。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

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

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

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

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

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知默而翹之，不爲所以爲不

爲，諫雖有，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任其自然，不爲矯飾，世

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

獨行有如此者。論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異視此爲詳。凡十有七

類。相。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尙寬，砥厲廉愚，強毅

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銖。八兩爲錙。

○銖市。朱反。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

仁之作也，作。動。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

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

不安，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擾之。詘。丘勿反。不慤君王，不累長上，不閔

有司，故曰儒。恩辱。閔。疾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忠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安常以儒相

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

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

圖問禮之大者

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圖尊稱重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

圖記作民之所由生

公曰。否。吾

此章禮記哀公問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二見。文與同。何本丘也鄙人。丘小人也。言若言之也。作。知大禮。大。字無。三。焉。字何本也。作。

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

圖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爲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爲之。

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

儀節也。天曰神。地曰祇。言神以該祇也。

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

圖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

非禮則無以別

婚姻。外戚。ナリ。

何本所能不廢其會節。リ。章末ニ至ルマデナ。缺キ。第二章言偃問曰。ヨリ。吾以此觀之。ニ至ルマデナ。缺キ。夫禮初也。

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

圖音

之交焉。

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聞見曰疏。亟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禮以別其交。

是故君子此爲

之尊敬。

指禮而言。尊敬之者。禮爲大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

無順字。禮非人難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

行耳。無所強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不廢其會節云云。

所能不廢其

云云。直ニ此處ノ教順。百姓ニ接ス。有成事ハ上ノ諸事行ハ。レテ成功有ルナリ。禮記ハ修ニ其宗廟。歲時以敬ニ祭祀。ニ作ル。下句亦異ナリ。

會節。

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疎之節也。

既有成事。而後治其彫鏤文章黼黻。以

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

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

後宗族會宴。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

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

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

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

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忤五故反。

虐殺刑

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

用上

今之用民者。由後。

用下

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

夏後封於杞也。

而不足徵也。

徵

吾得夏時焉。

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

此章禮記禮運篇二見。文與同。

周易ハ乾ニ始マル、股
易即チ歸藏ハ坤ニ始マ
ル、當ニ坤乾ト言フマ
シ。

汗ハ水ノ溜ル下キ地ナ
リ、杯ハ手ニテ掬フナ
リ、糞ハ土塊ナリ、桴
ハ鼓ヲ打ツ棒ナリ。
何本及其死也ヨリ皆從
其初也ニ至ル四十九字
無シ。昔之王者ハ昔者
ニ作ル。
周ノ俗人、死スレバ即
チ復チ行フ、即チ招魂
ナリ、人死者ノ服ヲ持
チテ屋ニ上リ北ニ向ヒ
テ服ヲ以テ魂ヲ招クコ
ト三々ビ、其辭ハ士ニ
ハ臯某復ヘレト言フ、
臯ハ發聲ニテ義無シ、
某ハ死者ノ名(婦人ニ
ハ字)ナリ、飯腥ハ鄭玄
ハ生稻ヲ死者ノ口ニ入
ルルコトヲ爲ス、王注
ハ珠貝ヲ含マスコトト
爲ニ、其實珠貝ハ含ニ

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

坤地得天地。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

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能也。太古

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燔黍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燔黍米加於燒

汗罇而杯飲。擊地爲桴。以手飲之。掘地爲黃桴而土鼓。搏土爲鼓。猶

可以致敬於鬼神。神享德不求備物也。記作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凡此簡

云。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始死含以珠

而號以遣。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

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

冬則居營窟。土處避寒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

登反。記作橧巢。集薪爲巢。木。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

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併食之也。未有絲麻。衣其

羽皮。獸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爲器。合土。

合和以作瓦物。範。記作范。鑄器之式。以土曰型。以金曰範。以土曰模。以竹曰範。土金鑄金器也。合土爲陶器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

宮宮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

曰烹。炮之曰炙。燔裏而燒曰炮。加於火上。以爲醴酪。醴。酒醱聚酢。醴

曰燔。煮於鑊曰烹。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以爲醴酪。醴一宿酒醱也。治其絲

麻。以爲布帛。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絲成曰帛。以上百工之

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醴醢在戶。醴。益齊也。五齊。二

醢在堂。醢。醢醢。澄酒在下。澄。清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

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天神。與其先祖。禮禮始諸飲食。

君臣。朝廷之禮。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以備邦

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

越席以坐。

何本故玄酒在室ヨリ以
降其上神ニ至ル四十二
字無ク、與其先祖四字
ハ直ニ此處ニ接ス、下
文有所ヨリ章末是爲大
祥ニ至ル一段亦無シ。
古ノ廟ハ南面ス、南ニ
階有リ、之ヲ升レバ堂
ト爲ス、堂ノ北ニ室ト
在リ、室ニ入ルニハ堂
ヨリ戸ヲ内ニ開キテ入
ルナリ、室ハ最モ奥ニ
シテ、室ヨリ戸ニ由リ
テ堂ニ出テ、堂ヨリ階
ニ由リテ下(堂下)ニ達
ス、今後世人工ヲ加フ
ルコト最モ多キ飲物ヲ
階下ニ、其餘次第ニ古

テ、稻ハ飯ナリ、飯合
ハ同時ニ行フトリ。

キ時代ノ物ヲ堂上ニ置
キ、途ニ太古ノ飲物
リシ水即チ支酒ヲ最モ
奥ナル室ニ置クナリ。

翦蒲 疏布以褻褻覆酒巾也。質故用疏也。衣其浣帛練染以爲祭服。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嘉善樂也。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禮。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羊體解其牲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籩豆錮羹竹曰籩。木曰豆。錮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先祖。是爲大祥善。此禮之大成也。此君子之所謂爲尊敬而教順百姓也。禮爲大矣。已上並見記禮運篇。孔子告言偃之言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之何取之？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搢笏者，皆賢人也。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搢笏者，皆賢人也。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搢笏者，皆賢人也。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搢笏者，皆賢人也。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搢笏者，皆賢人也。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搢笏者，皆賢人也。

第一章荀子哀公篇見
又此謂聖人也。至
五義篇見。又寡人
生於深宮之內。以下
序雜事四。見。文各
異同有。

何本履ハ履ニ、帶ハ而
ニ、皆ハ此ニ、也ハ乎
ニ、作リ、賢人ノ人字無
シ、不必然ノ下ノ也。丘
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十

字無シ、冕ハ纁ニ、軒
ハ路ニ、魯ハ軍ニ、非
則志ノ則字無シ、非
履ニ、歎ハ歎ニ、作リ、
則志ノ則字無シ、非
然ハ荀子亦軍ニ、作リ、
端衣玄裳等ハ祭ル所以
ナリ、故ニ軍ヲ食ハズ、
斬衰等ハ喪ニ、居ル所以
ナリ、故ニ酒肉ヲ用キ
ズ。

何本謂此類也四字無
ク、舍此而爲非者、雖
有、不亦鮮乎十二字
有、善ノ下ノ哉盡此
而已乎六字無シ。

何本ニハ如斯可之ノ四
字無シ。

孔子對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輅菜，慈蕪之屬。斬衰菅菲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玄云：上曰衰，下廣袤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菅菲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哀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或曰：觀其儀法有五者，非。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閔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

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此則庸人也。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公曰

何謂士人。問何如斯可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

定知所務矣。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

率也。率猶行也。率循也。道術之本不能盡而有所定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善之可處計有所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必審

其所由。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故智既已知之矣言既已道之矣。行

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貧賤不足以損也。

物移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貧賤不足以損也。孔子對曰所謂

也。可謂士矣。公曰何謂君子。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

何本智知二道謂之於二字無之

何本貧事二作

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也。忠信告人。人不我報而心不

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辭不專尚言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行下孟反。篤篤敬信見。油然若將可越而終

不可及者。之貌將可及如有所立之地也。此則君子也。油然不進之

曰何謂賢人。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

法行中規繩。以爲圓繩所以爲直也。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

身。言滿天下。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本亦身也。不傷

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苟作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於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

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紳矣。

施則天下不病貧。而天下賴之不病獨貧也。苟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

此賢者也。可謂賢人矣。公曰何謂聖人。敢問何如斯可謂

大聖。孔子對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協庶品之

窮窮而變變而通與時。窮萬事之終始。循者而克摠要之。

越及八常人ヨリ言フナリ、油然ハ荷子猶然ニ作ル、揚注ニ舒遲之貌トアリ。何本、可越而終不五字無ク、若ハ如ニ作ル、又閑ハ開ニ作ル。

宛財即子蓄積セル財ナリ、賢者財ヲ己ニ積マザルヲ言フ、天下ノニ字ハ副詞トシテ何處ニモト言フホドノ義ニ見ルベシ。

何本數其大道而遂成情性之句無ク、視者不識其鄰ノ句無ク、此謂聖人ノ謂ハ則ニ作ル。

何本内中ニ作リ、知憂、知勞、知懼、知危ノ上ナル四ノ未嘗ハ無シ。

何本若何二字無シ。如君之言已知之矣ハ當ニ如君之言已知之矣ト讀ムベシ、王注非ナリ。何本則丘ノ則字無シ。

何本如右ハ而右ニ作ル。如右ハ而右ニ同シ。

自然。 翻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國之事也。 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

翻帝力何有。 化行若神。 翻所過者化。 下民不知其德。 翻如康衢之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翻帝力何有。 觀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 翻鄰以喻畔界也。此節荀作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

翻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摠要萬物於風雨膠膠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 公曰善哉。 翻荀作哀。 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翻此則可謂大聖矣。 公曰善哉。 翻荀作哀。 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翻荀哀公曰善其意盡矣。其下爲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章章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則是別一章也。劉向說苑起章。 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

所聞焉。 翻君如此言已爲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也。翻謙不。 公曰非吾。

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 翻荀作非吾子。 孔子曰。 翻說苑未嘗。 君入廟門如右。

翻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 君入廟門如右。

翻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接下云云。 君入廟門如右。

其人ハ父祖ナリ。

登自阼階仰視榱桷。 翻一。 俯察几筵。 翻几居屨反。翻俯察荀作便見。 其

器皆存而不覩其人。 翻荀作其器。 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翻荀。

翻作則哀將焉。 君味爽風興。 翻味聞也。爽明也。謂初曉尙暗之時也。 正其衣冠。

翻與。 平旦視朝慮其危難。 翻難乃。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 翻荀作君味爽。

翻起。 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翻荀作則憂將焉而不至矣。末太祖。

翻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 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 翻荀作則憂將焉而不至矣。末太祖。

翻耳其知亂亡之端者歟。 君日中冥。 翻荀作則憂將焉而不至矣。末太祖。

翻孫。 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 翻荀作君平明。 諸侯子

翻在君之。 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君緬然長思。 翻荀作君平明。 出

於四門。周章遠望。 翻周章即。 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 翻荀作君平明。

翻有數蓋焉。劉向新序作亡國之墟必有數者。 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翻荀。

翻作則懼將焉。 夫。 翻荀作且。 君。 翻荀作水則載。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 翻荀作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周章ハ徘徊ナリ。何本觀字無シ。

苑同荀。苟於此章盡。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圖制治保邦在是。敬身用人而已。說苑荀章盡下有曰。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不敏。請事斯語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能之事。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安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鉗其廉反。○

捷捷貪也。捷捷而不食。所以爲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

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

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爲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圖說苑作吾欲謂國小而能自守。大則能攻人也。或以大則攻。是大國或來攻我。語意不通。

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圖說苑作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苟

違此道。民畔如歸。圖民去如各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圖說苑若朝廷無禮。上下

第二章ハ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卷四、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第二章何本ニ闕ク、弓調云ハ調・服・慤・先ニシ、勁・良・智能ヲ後ニスルヲ言フ、注ノ性ハ不ノ誤ナルベシ、第三章ハ說苑指武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對ノ上ノ孔子二字無ク、和親ハ相親ニ作

何本澤梁ハ山澤ニ作

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圖說苑作以爲民惠也。王制山林川澤皆以時入而不禁。關關市廛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第四章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三章何本ニ闕ク、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懔懔。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詩ハ召南草蟲篇ナリ、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

第五章ハ說苑敬慎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王太旺即子盛ナリ。

介ハ大ナリ。

拱ハ兩手ノ指頭ヲ接セシメテ圓ヲ作ルニ言フ。

第六章ハ韓詩外傳卷一說苑雜言篇、文字符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

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性ハ生ニ同ヲ。

孔子家語卷第一終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第一章ハ韓詩外傳卷七、卷九、說苑指武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白羽若月ト赤羽若日ト顛倒シ、旂ハ旌ニ作ル。白羽云ハ軍容ノ盛ナルヲ言フ、之二將トシテ戰ハントナリ。

何本復進ノ復字無シ、望ハ當ニ作ル。

孔子北遊於農山之上。

圖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在魯地。按韓詩外傳作景山。又作戎山。

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斯致思。

無所不至矣。

言思無所不至。圖今本無此二句。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

圖繽紛。元亂貌。

下蟠于地。

蟠。委。

由當

一隊而敵之。

圖說苑由且。舉兵而擊之。

必也攘地千里。

攘卻。圖攘。猶辟也。

擐旗執鉞。

擐取也。取敵之旂。鉞。截耳也。以效獲也。圖擐取也。不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鉞。

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澠

之野。

澠澠廣大之貌。澠莫明反。澠余掌反。圖澠模朗切。澠余掌切。澠澠空曠貌。

兩壘相望。旌旗相望。塵埃相

何本不對不言二作
奚字無ク、顔回對ノ顔
對二字無ク、二子者ノ
者字無ク、既ハ已ニ、
何云、何敢與ニ作リ、
雖然以下十一字孔子
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二作レ。

五教ハ孟子ニハ父子有
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
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
有レ信ト説ケリ。

何本徳也ヲ徳乎ニ、對
テ問ニ、辭ヲ詞ニ作ル。

接。挺及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縞兵凶事故尚縞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一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顔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顔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蕕臭。蕕與周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論說苑顔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籠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論不深鑿。鑄劍戟以為農器。論載有枝兵也。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論說苑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論選猶擇也。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顔氏之子有之矣。

論說苑作孔子曰吾所願者顔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顔氏子也。韓詩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顔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蠶躍蚊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障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顔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顔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顔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海。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煊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子路子貢顔淵游于戎山之上。云茲不錄。

第二章ハ說苑反質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以下二章何本ニ關リ。

第三章ハ說苑貴徳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經反。型戶。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悅。如受太牢之饋。牛羊豕饋遺也。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

祭ハ食ニ先ダチテ先食
ヲ祭ルナリ
腐餘ハ熟肉ノ腐ラント
スルコトナリ

第四章ハ說苑至公篇
韓非子外儲說左篇ニ見
ユ、文異同有リ

缺ハ墻ノ壞レタル處ナ
リ

何本此正ノ此、何故ノ
何無シ
何本無可奈何ヨリ臣知
ニ至ル五句ナ昔公之治

所嚮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獄官。鬪刑官曰。刑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蒯聵左傳。衛靈公太子蒯聵。耻其母南氏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公薨。夫人立蒯聵之子輒。以拒納蒯聵。自戚入于衛。季羔逃之。走郭門。鬪說苑。子羔爲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十羔走郭門。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

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鬪說苑。地道以潛行者。缺竇非正路。君子不踰。不隧。惡其近盜竊也。又曰。於此有室。季

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對貴者言。皆謙稱

臣。以法令先人。後臣。鬪說苑。示之也。先後爲之地。使知法令。可進却也。欲臣之免也。臣知獄

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鬪說苑。天生仁人。此臣之所以悅君也。鬪說

作脫。使脫離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子子阜。爲獄吏。刑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阜從出。門。引之。而幽之。門下室中。吏

追不得。夜半。子阜問。刑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刑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

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鬪說苑。存也。加嚴暴

則樹怨。鬪說苑。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鬪說苑。存也。韓非子。載子

阜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阜從出。門。此妄也。孔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六年矣。其夏。孔子卒。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鬪說苑。得季孫千鍾之粟。以

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鬪說苑。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

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第五章ハ說苑雜言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五章何本闕ク

臣也。鬪說苑。法令。先
後臣。以法。欲臣之
免。法也。臣知之。二作
リ、二ヶ處ニ注有リ、
今注ハ各其處ニ錄ス。
何本樂ハ悅ニ、見君ノ
君ハ於ニ作ル。

之貶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

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

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

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

而萬物皆治。道一作王者致其身正不令而行也。其誠至矣。苑同。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載亦行也。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

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蒲衛邑。為水備與其民修溝洫。夫有溝洫深廣各

四尺洫。倍之。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食飯漿米汁也。

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

第六章ハ說苑君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王者有似乎春秋ヲ文王似三元年。武王似三春王。周公似正月ニ作ル。

何本成ヲ正ニ。王者ヲ生君ニ。萬物皆治ヲ萬人皆及。治ニ作リ。春秋ノ秋字。時ノ下ノ而字。行化二字皆無シ。

第七章ハ說苑說叢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第七章何本闕ク。

第八章ハ說苑臣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古ハ道路其他公事ニ民ヲ使役スル時ハ民自ラ

食ヲ携フ。上ハ何物ヲモ給セザルヲ例トス。何本多置餼者ヲ多置ニ於食ニ作ル。

何本不受也ノ也字不受ノ上ニ在リ。

何本食饋ヲ私饋ニ。美矣ヲ也ニ作リ。汝速已ノ汝無ク。不已ヲ否ニ。見罪ヲ受罪ニ。必ナク久ニ作ル。

第九章ハ說苑善說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置餼者是以
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
何不白於君發倉廩。廩藏穀物曰倉。倉有屋曰廩。以賑之。賑一作以給食之。而私以
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君之惠而見汝之德也。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苑同。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拂然怨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利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去魯。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

檻車ハ罪人ヲ載スル車ニテ、板ヲ以テ四面ヲ圍ミシモノナリ。

管仲ハ公子糾ニ事フト雖モ之ニ傳タリシノミ、傳ハ臣ト異ナリ、子糾君トナリテ之ニ事フレバ乃チ臣ト爲ルベシ、故ニ此論有リ、此章ノ論ハ論語憲問篇ニ子路ト子貢トノ問ニ答ヘラレシモノニ本ヅクモ旨ハ論語ニ及バズ、後人ノ論語ニ對スル解釋トシテ見ルベキカ、第十、章說苑敬慎篇、韓詩外傳卷九ニ見ニ、文異同有リ。

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無恥。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

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類爲貌，不飾故無貌，不得言不飾無類也。爲貌於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知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信爲本。

第十一章ハ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六、尙書大傳ニ見ユ、文各異同有リ。

孔子履水ヲ稱ス、以テ學問ノ道ニ譬ヘ、其源有リテ流レテ已マザルヲ取ル、汚池ハ一見美ナルガ如シト雖モ、源泉有ルニアラズ、故ニ之ヲ取ラザルナリ。第十二章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茵ヲ網ニ、願ヲ難ニ作シ、枯魚云々四句無シ。枯魚繩ニ貫レテ市ニ賣ラル、久シカラズ蟲ヲ生ズ、其生ヲ欲スルモ益ナシ。

第十三章ハ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卷二、孔義子雜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七章何本闕ク。王肅ハ東海郡郟縣ノ人ナリ、故ニ注ニ吾之本

縣ト云フ。蓋ハ車蓋ナリ。詩ハ鄭風野有蔓草篇ナリ。

第十四章ハ莊子達生篇列子黃帝篇、說符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萑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也者乎。○萑胡官反。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藜藿。藜。五葉。藿。豆葉。為親負米。而

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鍾。十斗。曰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和五味之食器。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圖說苑此下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枯魚銜索。

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郟。郟。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郟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郟徒甘反。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蓋。車蓋也。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送。贈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閒。謂中間也。紹介也。

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合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河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一十四丈者也。圓流九十里。圓流。回流也。水深急則然。魚鼈不能道。

道。鼈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也。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第十五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十六章ハ說苑辨見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此章何本ハ卷三辯政篇齊有一足之鳥章ノ前ニ置ク。

何本通問ノ通字無シ、之能識ヲ能識之ニ作リ、王使ノ王字、聘于魯三字、所謂ノ所字、者也。二字、使者返三字、途食之ノ途字、久之ヨリ大夫因ニ至ル十二字皆無ク、曰吾昔之鄭ノ上ニ字有リ、此是ノ是字無シ。

第十七章ハ說苑辨物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妨生ハ生キ殘レル人ノ害ヲ顯ミズシテ葬ヲ厚クスルナリ。

第十八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持腐索之ノハ而ニ同シ、扞ハ禦ニ同シ。通ハ十井ナリ、達ハ道路ナリ、通達之屬ハ通達ノ國ニ屬スル者ナリ。

第十九章ハ呂氏春秋先識覽察篇、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二十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孔子ナ夫子ニ作ル、據ハ據ニ同シ。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愷於財。」愷、嗇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楚昭王渡江，名壬。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國語：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曰霸。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使問孔子何以知之。曰：「吾昔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州北有古鄭城。過乎陳之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謠，徒歌。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懷懷，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語魚據反。恭而敬，可以攝勇。

何本則字無

第一章荀子法行篇見ユ、文異同有リ

使ハ能ク己ノ使役ニ供スルナリ

何本可謂ヲ可以ニ作ル

第二章荀子法行篇見ユ、文異同有リ

教ハ己ノ子ヲ教フルナリ窮ハ己窮スルナリ何本無之思ノ之字無ク窮莫之救ヲ貧無與ニ作ル

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 溫而斷可以抑或問抑好在斷而已必曰溫者使彼不得乘吾喜怒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正以靜可以報 如此而加之加猶治也 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作報 有子而求其報作孝 非恕也謂報孝養也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聽令 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謂苟作士則明此 則可謂端身矣己也己正而正人不爲過矣大學所求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謂一也 少而不學長無能也長丈反 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謂無門人思其德大戴禮少不諷誦壯不論議下同 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其言可敬學者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謂無所往託說苑東園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東園子曰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

第三章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見ユ、文異同有リ同書ニアリテハ晏子ノ語ナリ此章何本闕ク

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謂苟無三其三務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 行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爲行然亦不忍爲隱事 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 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 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太曉了 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 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 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如是則不親矣 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 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

養世ハ養生ナリ、從輕云云ハ安樂ニハ人ニ先

ダダズ、勞苦ニハ人ニ後レザルナリ。

第四章ハ荀子宥坐篇、韓詩外傳卷三、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敬慎篇、文子十守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置之ノ之字無ク、顯ノ上ニ夫子二字有リ。

重勿爲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也。○見賢逼反。

陳道而勿怫。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名桓公。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

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淮南子作宥。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以戒。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中。而正。滿則覆。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乃注之水。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與此意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似乎德。

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槩。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

徧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

鉤音。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槩。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

第五章ハ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四章何本闕ク。

言フ。

第六章ハ荀子宥坐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蓋皆斷ハ戸ノ材皆一枚ニアラズシテ斷チテ又接ギテ作ルナリ。

第七章同上。

第八章ハ荀子子道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

久矣。尙有說也。尙猶必也。言必有說。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殆危也。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

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是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

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爾不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爾爭讀若諍。七人三公四輔也。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爭側逆反。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爾三卿。內外史。則社稷不危。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爾家相室。老邑宰。則祿位不替。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爭。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與。不與。之謂孝。之謂貞矣。爾荀子賜不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

第九章ハ荀子子道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何本章首ノ子貢ヲ魯哀公ニ、奚疑焉ヲ三問、孔子不對ニ作ル。

何本鄙チ小人ニ作リ、汝字無シ。

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爾不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爾爭讀若諍。七人三公四輔也。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爭側逆反。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爾三卿。內外史。則社稷不危。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爾家相室。老邑宰。則祿位不替。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爭。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與。不與。之謂孝。之謂貞矣。爾荀子賜不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

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注。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可從。則從。不可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陷君父矣。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謂之孝之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孝經。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第十章。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卷三。說苑雜言篇。二見。文異同有。以下二章。何本闕。舫舟。ハ二舟ヲ並ベルナリ。

第十一章。被褐而懷玉。ハ道ヲ懷キ藏シテ表面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所以盛酒。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而無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

ハ衆人ノ如クスルナリ。

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王問周公之言。孔子不

第一章。荀子哀公篇。二見。文略ナリ。孔子不對以下十八字。何本無。以君之問。以字。故方思以下七字亦無。

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

大者。其冠也。與儒服問同。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

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

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而信無為而成也。是以四海承風。暢

於異類。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鳥獸會人。無害之心。見

卵胎。皆可俯而闕者。是也。無他也。好生故也。已。則古之衣。上有冒。而何領者。何

足。改觀於天下。後世哉。荀子。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

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又太平御覽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不尊。而冠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何本君舍此道以下十三字無。

變ハ悉チ改ムルナリ。

第二章ハ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史記ニヨレバ、注ノ因陳ハ當ニ因縣陳ニ作ルベシ。以下三章何本闕ク。一言之信トハ初メ陳ヲ討ツ時、陳人ニ勿レ驚、吾誅微舒而巳ト言ヘルヲ指ス。第三章ハ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說苑反質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離ハ雜色ナリ。

第四章ハ說苑貴德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五章同上。

化ハ善ニ移ルナリ。何本持ヲ待ニ作ル。齊ハ裳ノ下方ノ縫著ノ處ナリ。

第六章ハ呂氏春秋孟春紀賞公篇、說苑至公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何本又何求之之字ヲ焉ニ、不曰ヲ亦曰ニ作ル。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微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

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為火艮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圖說苑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之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善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劍矣孔子曰古之君子忠

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圖知見知也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圖固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圖史記子路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蓋初見時

楚恭王出遊亡烏嗥之弓。良弓之名圖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烏嗥弓名世傳黃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也而風俗通又有說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之爲弓因以烏號名耳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圖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已上說苑同或問人遺人得而勿求求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嗚呼靈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

第七章ハ説苑至公篇ニ見ユ、文詳ナリ。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第八章ハ説苑權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此即チ龜ヲ灼キテトスルノ多少ニヨリテ徳ノ高下ヲ言外ニ表ハセルナリ。

第九章同上。

也言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爲如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索先落反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

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圖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

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

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

朝儕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

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圖史記虞芮之人有

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第十章ハ詩大雅蘇篇毛傳、尙書大傳、説苑君道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仁人之仁ニ作ル。何本入其邑以下十二字無シ。毛本爲卿ヲ于卿ニ作ル、蓋シ二ノ爲ノ字當ニ于ニ作ルベシ。何本下ノ爲ヲ于ニ作ル。

第十一章ハ說苑說叢篇ニ見ユ、孔子以下ノ句無シ。以下五章何本闕ク。

第十二章ハ荀子哀公篇ニ見ユ、文略ナリ。委ハ委貌ト云フ冠ナリ、章甫ハ宋人ノ冠ナリ。

折ハ損耗ノコトナリ。

第十三章。入其門ハ風雨ヲ避ケンガ爲メナリ。

第十四章。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委曲貌。章甫冠名也。孔子作色而對曰。

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衰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市賈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

心。不孫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凡興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恥之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寡婦也。釐與夔同。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而況身近之乎。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嫗。不逮門名。以體冒曰。國人稱其亂。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爲亂。魯人曰。柳下

第十五章ハ禮記雜記下、說苑說叢篇ニ見ユ、文頗異ナリ。

第十六章ハ詩小雅巷伯毛傳ニ見ユ、文詳ナリ。

何本開ヲ同ニ作リ、敢字無シ。不逮門ハ城門ノ閉ヅル時ニ後レタルナリ。何本逮ヲ建ニ作ル。

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非惠不可此魯人之有所不可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第十七章淮南子秦族訓見孔子曰二句無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關雎鳩生有定偶偶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常並遊擊而有別鹿鳴雅首篇興于獸而君子

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雄有別得食相呼即義道所在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均一也羔羊取純潔也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

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兼葭霜露變也桃蟲併飛化也鶴鳴九臯誠不可揜也鳶飛魚躍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隴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疫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蕪行葦見忠信也葛履編而羔裘意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醴董荼如飴惡不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為鷄心惑於聽也菴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香之辱也焉得諛草言采其蕪憂思之深也柞棘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義也鳳凰于飛雞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芴傷讒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關雎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微一事察一辭審一技者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第十八章此章何本闕

汝下民鳩鴉高樹之上集作居以居地土人然言言下取此注ハ鄭箋ガ下民ヲ成王ノ事トシテ解クモノト頗ル異ナリ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猶及也徹剝也桑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土桑根也鷓鴣天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未雨剝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不可不遇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者渠夷反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名祿父與管蔡共為亂也○惡汪胡反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孔子曰

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孔子家語卷第二終

孔子家語卷第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闕周守藏室之史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子也。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本通禮樂之原云云。字無。又對曰。百三十二字。侍御。至。百三十二字。無。聖人。弗父何。正考父。指。斯。也。宣三命。茲益恭。命。卿三命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於。是。粥。於。是。以。餽。其。口。粥。於。此。鼎。言。如。此。故。人。亦。莫。之。侮。也。

第一章ハ昭公七年左傳。史記孔子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リ。南宮敬叔姓ハ仲孫名ハ闕。孟僖子ノ弟ナリ。鄭玄以テ南宮紹ハ一名適。字ハ子容。即チ南宮ト一人ト爲ス。ハ非ナリ。何本通禮樂之原云云。字無。又對曰。百三十二字。侍御。至。百三十二字。無。聖人。弗父何。正考父。指。斯。也。弗父何。後ニ孔父嘉有リ。宋ノ太宰タリ。華督ト云フ者。亂チ作シ。嘉ヲ殺シ。遂ニ宋君ニ及ブ。嘉ノ子。亂チ避ケテ。魯ニ走リ。孔氏タリ。

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武仲。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弗也。何殷湯之後。而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不繼世為宋君。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後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三十九矣。先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問禮於老聃。周也。問禮於老聃。周也。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夫子所問之人。舍此人。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訪樂於苴弘。周弘大夫。圖按紀年。夫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法。圖朝。察廟朝之度。也。圖宗廟朝廷。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

度。建築ノ法度ナリ。

何本無以有己以下十六字。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已。為己云云。各一倒裝法。ナリ。惡ハ有二作ルヲ可トス。

第二章。墉ハ壁ナリ。

古ハ堂ノ奥ニ室有リ、堂ヨリ室ニ入ルニ戸有リ、戸ト墉トノ前ニ斧ヲ刺シ、織セル屏風ヲ置ク、之ヲ斧辰ト云フ、其前ニ南面シテ立チ、諸侯ハ北面シテ拜スルナリ。

所以王也。及去周。圖紀年。孔子年四。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有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圖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備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之變。以此言考。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辰。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宸隱起反。圖宸狀如屏風。以絳為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祚。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辰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像於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賭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孔子徘徊而

忽忘ハ油斷シテ意ニ介
セナリ。
何本是猶、欲、豈不惑
哉皆無シ。

第三章ハ說苑敬慎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太祖、廟堂無ク、
階ヲ陸ニ作ル。
參絨ハ三ヶ處ニ封印ス
ルナリ。

焯焯、涓涓、綿綿、毫
末皆始メニシテ小ナル
ニ言フ。

何本口ヲ曰ニ作ル。
口是何傷云云ハ口ハ害
ヲ爲サズト言ハンカ、
口ハ實ニ禍ノ門ナリト
ノ義ナリ。

何本或チ惑ニ作ル。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
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忘於其所以危亡。是
猶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

之前有金人焉。參絨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

人也。無行所悔。無事多患。安樂

必戒。無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

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

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

不塞。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

將尋斧柯。

誠

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

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

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人皆或之。

皆趨彼。我獨守此。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誰能於

我獨不徙。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

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雖在於其左。而能爲百川長。以其能下。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天道無親。而能下人。

何本或チ惑ニ作ル。
同其塵。衆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我雖尊高。人弗我害。
誰能於
此。此者。江海雖左。
雖在於其左。而能爲百川長。以其能下。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天道無親。而能下人。

詩曰以下何本無シ。
詩ハ小雅小曼篇ナリ。

第四章ハ說苑反質篇ニ
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
此章何本闕ク。

此篇ハ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ニ見ユ。文少シク
異ナル。

圖一作常與善人。天之
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戒之哉。圖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
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即黃帝六篇之
一也。今未之見。不
知與此文同異。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圖音

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識音志。圖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探註于下。抑以
見周柱史之言。不爲無本。而可取者於此盡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
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

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

流於辯。流猶過
也。失也。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圖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芳也。以父
字爲南氏。才芳始爲將軍氏。皆公子郢之子。豈以諡同。故相紊與。問

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

之以仁義。圖說告
語也。觀之。圖觀
示也。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圖成如成
人之成。斯

謂文即詩書禮樂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
有之。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
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孔子之教。
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

圖論語。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

賢者也。何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
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

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

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

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

所及者。請聞其行。圖去聲
下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圖諷誦古訓。
崇尚儀文。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舉言典法。
不苟且也。是

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
應當也。侯惟

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
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
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

若逢有德

以吾子常與ヨリ吾子所
及者ニ至ル百一字何本
無シ。

何本對字無シ。

孔子以下二十三字何本
無シ。

詩ハ大雅下武篇ナリ。

以御以下十一字何本無
王者之相也以上八顏淵
ノ行ナリ
孔子論其材以下四十九
字何本無

詩ハ大雅蕩篇ナリ
不怒當ニ之怒ニ作ルベ
唯亡其身以上ハ冉雍ノ
行ナリ
何本其都以富四字無
說之以文以下二十九字
何本無
詩ハ商頌長發篇ナリ
毛傳ハ龍ヲ和ト解ス
孔頌達正義ニヨレバ注
ノ可任天下道ハ荷ニ任
天之和道ノ誤ナリ大
小ノ法ヲ天ニ受ケ下
國ノ諸侯ヲシテ大厚ノ
性ヲ成サシメ乃チ天
ノ和道ヲ荷任スルナリ
鄭箋ト說甚ク異ナリ
文不勝其質以上ハ子路
ノ行ナリ

堯舜以下十三字何本無
宜爲國老以上ハ冉求ノ
行ナリ

儻ハ擯トモ書ク、諸侯
ニアリテハ大夫ナド之
ニ當リ、介添トシテ言
語ヲ傳達スル者ナリ、
相ハ介添トシテ禮ヲ助
クル者ナリ。
子曰禮經以下謂門人ニ
至ル、六十二字何本無
ク、曰二三子ノ上ニ孔
子二字有リ。

其於赤也以上ハ公西赤
ノ行ナリ

先王以下八字何本無
ク、言於人也ノ也字、大
人ノ大字皆無シ、是以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
客圖在貧如爲客時不以貧自累也使其臣如借圖使其臣如所借之人不以
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爲客也是冉雍之行也孔
使之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圖三者皆有
德有量之事

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
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
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冉雍能
終其行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
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
強禦不侮矜寡圖矜與
鏢同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
言不誣其情其都以富由仲

長於材任治戎戎軍
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
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
說之以詩此其義也

共法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和也言受大
小法爲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

不難不悚敷奏其勇難恐悚懼
敷陳奏薦強
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強勇文不勝其質圖子路好
勇雖學於聖人之門而氣質未盡也恭老卹幼不
忘賓旅賓旅謂
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圖藝有六禮
樂射御書數省記也物猶事也

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圖人
德之恭
則近禮勤則有繼圖已能者可以不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
貢以冉求之行本孔子此言之教故併述之堯舜篤恭

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國老助
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而
好禮儻相兩君之事圖朝聘會必有擯相者
將命其間擯猶助也篤雅有節圖齊莊能肅是其
篤雅志通好禮故

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相息
亮反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
百可勉

學而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
可爲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
也子曰貌以儻禮以儻辭是爲難焉言所爲者當觀容貌而儻相其禮
度其禮而儻相其辭度事制儀故

難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
聞公

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爲成也孔子曰
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
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

之禮者其於赤也圖論語赤也束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
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
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

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
也大人富貴者也

孔子家語卷第三 弟子行第十二

九

眉壽四字亦無シ。

以此稱之以上ハ曾參ノ行ナリ。何本中ヲ行ニ作リ、以此稱之四字無ク、善ヲ喜ニ作ル。何本言之二字無ク、詩云以下十字亦無シ。詩ハ大雅洞酌篇ナリ。以其仁爲大以上ハ子張ノ行ナリ。

何本孔子說之以下二十四字無シ。詩ハ小雅節南山篇ナリ。不險矣以上ハ子夏ノ行ナリ。何本其事上也云々八字無ク、孔子曰云云十六字無シ。

闢浩浩之氣。孟子記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以眉壽。無所以爲富貴。安靜虛。是以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不侮。不佚。不傲。無告。天民之窮而無告。此四者。闢傲猶虛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不喜。不伐。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悌樂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學而能入。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有截然各。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也。殆危也。無以。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言用平則已。小人至於危也。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

中之矣。以上ハ滅明ノ行ナリ。

何本孔子曰欲能云云二十八字無シ。

給ハ足即チ事足ルナリ。得之矣以上ハ子游ノ行ナリ。

南宮縚ハ論語所謂南宮ナリ。異士以上ハ南宮縚ノ行ナリ。

何本禮ヲ履ニ作ル。過之ハ人ト往キ違フコトナリ。

何本孔子曰以下日躋ニ至ル三十七字無シ。人道當ニ天道ニ作ルベ

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至則已有成算也。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欲給則豫。則莫若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則見於事。義以制事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圭。瑞玉。上圓下方。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有爵者所執。玷。疵類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也。闢異衆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闢行必正。故也。啓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闢蟄藏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萌動。始出謂之萌。長謂之芽。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時草木不折。以爲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以言爲見齒者。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

是以日躋以上ハ子羔ノ行ナリ。何本觀ヲ觀ニ作ル。

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搏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

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訊問也。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

文子曰。ヨリ章末ニ至ル一段何本無シ。

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息亮反。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中。涉仲反。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

增注本次。爲人ニ作ル。吳本錢本ニ知ノ字有ル。

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爲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

ニ從リテ次。爲知人ト改ム。

克ハ人ニ勝ツチ好ムナリ。思當ニ畏ニ作ルベシ。不教道ハ大戴禮ニ從ヒ教ニ道ト改ムベシ。

隨武子ハ晉ノ士會ナリ。其爲人之淵源也ハ疑フヲクハ其爲人也淵源ノ誤ナルベシ。淵源ハ博學ナリ。

隱括ハ。隱括ナリ。木ノ曲直ヲ揉ムルヲ隱。方ヲ正スヲ括ト言フ。

晏子ノ言ハ晏子春秋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

孔子家語卷第三 弟子行第十二

不為己終身之憂。不三以不能為己終身之憂。不義。不能解。事ハ必ズ學ブ。故ニ不能ヲ憂ヘザルナリ。

羊舌大夫ハ上文ノ銅鞮伯華ノ父ナリ。銅鞮ハ邑ノ名。一ニ云フ。官ノ名ト。伯華名ハ赤。

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也。國無道處賤不悶。憂。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而歸也。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長丁丈反。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時出之。悔未及之。是其志也。

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第一章ハ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丘未之見也。五字無シ。吾聞云云。十四字。臣語以下。靈公之弟曰。至ル三十字皆無シ。

何本靈公二字無シ。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孫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有賢人。必進之。王林人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足文法觀之。說苑為是。此殆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誤。而遷就之耳。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者得政。者得。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無不濟也。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也。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

何本國無事ノ國字ナシ。

何本雖次之賢四字無

第二章ハ韓詩外傳卷七
說苑臣術篇二見ユ、文
異同有リ

何本汝徒知云十字無

何本鮑叔達ノ達字進ニ
作ル
鮑叔管仲ヲ進メシコト
ハ莊公九年左傳、子皮
子產ヲ進メシコトハ襄
公三十年左傳二見ユ

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鮪。子魚以道去衛。而
靈公郊舍三日。曰郊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
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孔
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
其智足於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
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分與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
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
齊有鮑叔。鮑叔。名牙。鄭有子皮。字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
無管仲。字敬仲。鄭無子產。字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
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字子產。進賢為賢乎。字子產。子貢

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
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
高。使相可也。公從之。子皮達子產。從兄弟子皮以為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為鄭
國。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也。韓詩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

第三章ハ說苑敬慎篇二
見ユ、文大同小異ナリ、
又太平御覽引ク所ノ尸
子ニ此文有リテ略ナ
リ。此章何本闕ク。

第四章ハ說苑敬慎篇ニ
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
ノミ。何本將西遊於宋五字無
シ。

故夫以下何本無シ。
數ハ屢ノ義ヨリ轉シテ
急ノ義トナル。此句ハ
身ニ近ク急ナルモノヲ

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未聞管仲東里子產之有所薦也。
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孔子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
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
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
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
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治也。子曰。恭敬忠
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
勤斯四者。可以政國。於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謂說苑顏回將西遊。
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所愛。人所與。
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
乎。不先慮事。臨難乃
亦反謀。不亦晚乎。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疎。遠也。○比
毗。志反。下同。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數。色角反。

舍テテ遠ク緩ナルモノ
ニ骨折ルチ言フナリ。

第五章說苑敬慎篇二見
ユ、文異同有リ、吳本
錢本ハ好生篇ノ末ニ置
ケリ。
此章何本闕ク。
正月ノ第六章ハ下文ニ
引ケル詩是レナリ。

第六章說苑尊賢篇二見
ユ、文異同有リ。

范中行氏ノ亡ビタルコ
トハ定公十三年及ビ哀
公五年左傳ニ出ヅ。

何本不能用、不能去ノ
下ニ各々也字有リ、其

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己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踏累足也。言地至厚。己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

晉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公。二子敗奔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韓趙魏共分其地。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賤不肖而不能去。

賢者知其不無亡。豈可得乎。苑同。孔子曰。范中行氏雖欲

必賤己ヲ賤己ニ作リ、
下ノ中行氏三字無シ。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

第七章同上。
何本開處二字無シ。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

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則人之善畢集於己。記。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合此觀之。可以知其賢矣。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而

而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

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

何本上ノ有勇ノ有字無
シ、壯而ハ壯也ニ作
リ、又誰下哉ハ何哉ニ
作ル。
誰下哉ハ己ニ下タルベ
キ人無カラントナリ。

何本無道ノ下ノ也字無
ク、無下ハ不下ニ作ル。

草屋也。白屋未
受祿命之家也。

稱周

以無道也ハ周公有道ノ士ニアラザルノ故ニアラズトナリ。

第八章又問以下同上。此章何本闕ク。

政中ハ事ニ中ルナリ。

第九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賦ヲ税ニ作ル。

第十章ハ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篇、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及己ハ反己トシテ訓ズ。第十一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公握髮吐哺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注 惡胡反。圖說苑作夫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宜爲偷。偷苟且也。○愉容朱反。首拔五殺爵之大夫。首宜五殺大夫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圖使民有餘力。薄賦斂。圖使民有遺利。則民富矣。圖得享已有。敦禮教。圖使民化於善。遠罪戾。圖使民不近刑辟。則民壽矣。圖得終天年。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圖因薄稅斂而發說苑孔子對曰。政在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

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圖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皆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皆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

唯欲行之云耳。唯之ヲ行ハント欲セバ則チ效ヲ收メ得ベシトナリ。

第一章ハ韓子難三篇、尙書大傳ニ見ユ、文頗ル異ナリ。何本三ノ於夫子ハ皆無シ。

在ハ有二同ジ。何本在字無シ。

何本伎ヲ妓ニ作レ。

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說苑 作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勅也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語近者 說遠者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在異端乎。言他道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韓子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五官伎樂。不懈於時。齊多 女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孟孫叔孫季孫 內比當作百謂以大夫之業地賜人也。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三人 孟孟叔季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以蔽其明。故曰。政

在諭臣。夫荆楚國荆 蠻之地之地廣而都狹。爲都民有離心。離地廣 故也莫安其居。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爲亡亂之 衆。圖詩大雅板之篇。相詩作喪。息浪切。蔑 與滅同。沒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止息也。邛病也。諷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共音恭。圖 王之病 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能供其職事。徒以爲 而已。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罹瘼矣。奚其適歸。罹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憶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圖詩小雅 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奚之誤也。瘼病奚何適之也。此傷離散以 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亂爲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 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載此。以諭臣爲選賢而論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己之 奢淫。是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飭之。而果於一旦之法。是割膜而剔癰也。民去我 矣。不爲之所。而刑以從事。是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 甚哉。小人之無忌憚 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

正其事以驟諫其君。圖詭寄 其辭納約自牖之義。或作一

何本之地ヲ其地ニ作

何本喪ヲ相ニ、不惠ノ

不ヲ莫ニ作レ。

何本二ノ又曰字皆無

何本羅ヲ離ニ作リ、其

第二章ハ說苑正諫篇ニ

何本此章ヲ六本篇第三
章ト爲セリ。

諫ハ人君ノ意ヲ誘ヒ
テ微ニ諫ムルナリ、諫
ハ誘ナリ。

第三章ハ說苑權謀篇ニ
見ユ、文甚ク詳ナリ。
以下二章何本闕ク。

第四章ハ說苑正諫篇、
淮南子道應訓ニ見ユ、

曰正 諫。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直道而言。五曰。諷諫。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唯度

主而行之。諷諫則能容與否當諷則。吾從其諷諫乎。諷諫依違遠罪避

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治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蘇洵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願用之之術何如耳。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倍義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

賢以待後車。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珮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問文子之所在。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

文異同有。賀ハ駕ノ誤ナルベシ、
車ニテ直ニ殿下ニ至リ、
シナリ、其急促ヲ言フ。

第五章。
何本爲至ナ謂至ニ作リ
二大夫云云七字無シ。
至ハ之ヲ敬スルコト至
レルナリ。
子產ノ惠ハ孟子ニモ見
ユ、晏子ノ忠ハ左傳ニ

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之主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仲名嬰。可爲至矣。敬之。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也。許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關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也。又左傳古之遺愛也。於學爲博物。左

見之。
何本於行而行之、恭
敬二作、而加愛敬
四字無シ。

第六章ハ說苑辨物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此章ハ篇末ニ移セ
リ。
何本下止于殿前五字無
シ。
訊ハ動ナリ。
何本名曰ノ曰、有屈ノ
有、其一脚ノ其、訊兩
二字皆無シ、鼓ハ起ニ
作ル。
趨ハ趨ノ誤ナリ、何本
趨ニ作ル。

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晏子於君爲忠臣。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
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道即衡於行爲恭敏。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故吾皆以
命是也。可謂知禮也矣恭敏之有焉敏韻書亦訓敬兄事之而加愛敬。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異也昔
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促速也修隄防將有大
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日霖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
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恠之使聘
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分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
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
於是知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人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
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
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賭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第七章ハ韓詩外傳卷
八說苑政理篇ニ見ユ、
文異同有リ。
何本子語丘云云八字無
シ。
宓又伏ニ作ル、不齊ハ
名、子賤ハ字、孔子ノ
弟子ナリ。
父恤其子其子ノ六字當
ニ父ニ其父ニ其子ニ
作ルベシ、父母ノ奉養、
子女ノ教養ヲ遂ゲシメ
タルヲ言フ。
何本之治也三字無ク、
父恤云云ハ父其父、子
其子ニ作ル。
何本上ノ友事ノ事無ク
舉善ハ教學ニ、中人ハ
中民ニ作リ、民有ノ民
字無シ。
稟度ハ法度ヲ受ケルナ
リ。
何本乎有ヲ在ニ作ル。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
何施而得之也。丘所以爲之者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
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子者得以仰事俯育恤諸孤。言恤之使皆得所
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
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
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
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所以輔仁故曰教學中節也中人附矣。
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
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
昔堯舜聽天下。治也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
子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神明之主也。百神享之是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
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

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第八章ハ説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何本少而ノ而無シ、汝未之詳也。賜爾之未詳ニ作リ、以賢代不肖云云。以不肖代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善自與、是謂盜也。二作ル。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孔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也。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也。取善自與是謂之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

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也。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也。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也。於政事，論語曰：鳳與夜寐，洒掃庭內，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

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也。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也。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也。於政事，論語曰：鳳與夜寐，洒掃庭內，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

第九章ハ韓詩外傳卷六ニ見ユ、文略ナリ。
古モ官衙ト私宅ト別ケザル場合多シ、地方官ノ家ニハ事務ヲ執ル處アリ、庭ハ子路ノ住ム處ノ庭ニテ、即チ邑宰ノ執務ノ庭ナリ。
何本牆ヲ墉ニ作ル。

孔子家語卷第三 辯政第十四

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

孔子家語卷第三終

孔子家語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爲君子也。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正其本。萬事理。

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行之首。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易也。寧戚。

戰陳有列矣。而勇爲本。先之至。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爲天。民以食爲天。

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太子天下之本也。本搖則國隨之。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在爲之者疾。置本不固。立也。無務農桑。不固。未雖豐而必覆。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矣。外交何爲其所厚者。薄而其所厚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其事不終。無務多業。雖多而無成。記聞而言。無務。

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可。比近不安。無務求遠。近。

悅而後遠來也。是故反本修德。君子之道也。人反本脩德。爲君子也。說苑。孔子曰。

第一章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何本君子也ノ也字無シ。

無務農桑ハ當ニ無務レ末ニ作ルベシ。何本農桑ヲ豐末ニ、事不ヲ事無ニ、記聞而言ヲ聞記不善ニ、多說ヲ多業ニ、不安ヲ不說ニ、求遠ヲ脩遠ニ、是故ヲ是以ニ作ル。

修述ハ當ニ修レ邇ニ作ルベシ。

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言語曰苦言也。甘言疾也。

湯武以謬謬而昌。言湯武能受諫。言湯武能抗直之。桀紂以唯唯而亡。言唯唯從順之辭。桀紂拒諫。故雖不善。而人亦莫之違也。唯一作嘿。

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謬謬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謬謬之臣。父無謬謬之子。兄無謬謬之弟。夫無謬謬之婦。士無謬謬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也。

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于父。于兄。于夫。于婦。

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

第三章ハ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篇、說苑立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
以下四章何本問ク。

第四章ハ說苑權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第二章ハ說苑正諫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何本苦於、逆於ノ於字皆無シ。

無其過者ハ、當ニ其無ノ過者ニ作ルベシ。

第五章ハ詩論風素冠篇
毛傳禮記檀弓上篇
說苑修文篇ニ見ユ、文
異同有リ。
三年ノ喪ハ荀子モ言ヘ
ルガ如ク、情厚ク忘レ
ザル者ハ其情ヲ抑ヘテ
之ニ從ハシメ、情薄ク
シテ早ク忘ル者ハ揚
ゲテ之ニ及バシメ、以
テ人情ノ中ト爲スナ
リ、子夏ハ勉メテ禮ニ
及ブナリ、閔子ハ抑ヘ
テ禮ニ從フナリ、而シ
テ俱ニ中ニ歸セリ、故
ニ同ジク禮ヲ知ルノ君
子ト爲スナリ。

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
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
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
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
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
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
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
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
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

第七章ハ說苑敬慎篇ニ
見ユ、文略ナリ。

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
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
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
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
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卦名。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易損卦次
夬。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益也。決而不已。必損。故受之以夬。夬。決損之也。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求所以自損者。道彌益。而身彌
損。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博也。天道成而必
故能成其滿。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第八章ハ說苑敬慎篇ニ
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
ノミ。

何本是以ヲ以是ニ作
ル。

何本博也ヲ博哉ニ作
ル。

何本故曰云云十六字無
シ、堯治子堯居二作ル。

亢ハ極ナリ。

何本滿也二字無ク、如
在與ナ升與ニ、式ヲ賦
ニ作リ、不令自滿四字
無ク、所以ヲ故ニ、商
請云云十字ヲ善請終身
誦之ニ作ル。

下之ハ車ヨリ下ルナ
リ、式之ハ車上ニテ賦
ニ憑ルナリ、共ニ禮ス
ル所以ナリ。

變。圖成謂成物成而。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圖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言不得

入其耳矣。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圖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

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圖迄。至也。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圖。昆吾夏諸侯。助桀爲虐。自滿

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

圖湯放桀併。誅昆吾氏。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是非損益之徵

與。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

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

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歎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

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上四句見。是以聖人不敢當盛。

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圖。軾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

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圖說苑同。淮南子。孔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閒。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
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
人譏。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
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西伐
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終。威服四方。而無所誦。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
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
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
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
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而病也。唯聖人知病之
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
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

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

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燒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

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

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

後雖欲悔難哉。

第九章ハ說苑建本篇ニ
見ユ、文異同有リ。
以下六章何本開ク。
女子再嫁セザルコト後
世ハ一般ノ風俗ナリ。
古禮ハ再嫁ヲ認メタ
リ。
此文諸夏ノ禮トハ再嫁
ヲ非トスルモノヲ指ス
ナリ。

第十章ハ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卷八ニ見ユ、文詳略ノ異アリ。建ハ當ニ捷ニ作ルベシ、捷ハ擧ナリ。

第十一章ハ說苑尊賢篇ニ見ユ、文大ニ異ナリ。說苑ハ五老、二十壯士各二十五ニ作ル、故ニ下文亦二十五ニ作ルナリ、兩ノ字無キチ是トス。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
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
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
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
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
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
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
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
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
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

第十二章ハ列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淮南子人間訓亦此事有リ、文大ニ異ナリ。

謂ハ屈ト音義同シ。

第十三章ハ列子天瑞篇ニ載スル所ト同ク、又淮南子主術訓、說苑雜言篇ニモ見ユ、文異同有リ。

不見日月云云ハ天折チ言フ。

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
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
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
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
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辯敏。亦宜有屈折時也。由
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
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
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
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
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得宜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第十四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曲於人ハ人ニ屈スルナリ。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慎於治身。史鱣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鱣也。

第十五章同上。

悅當ニ與ニ作ルベシ。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謂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謂一作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謂說苑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爾。

鮑魚ハ麪ノ類ニ漬ケテ乾カシ、臭氣アル魚ナリ。

第十六章ハ晏子春秋內篇雜上、荀子大略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六章何本開ク。蘭本ハ蘭ノ根ナリ。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

馬蚘又馬駢二作ル、百足ナリ。

第十七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リ。

第十八章同上。淫ハ過ケルナリ、逸亦同シ。鞭扑之子ハ鞭扑サルル子ナリ。

第十九章ハ荀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蚘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之令。教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勇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

第二十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

第二十一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精氣一ニ積氣ニ作ル。

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言立。非其人。如會蠶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爲隔。遠來。山而來。直宜爲植。不根於地。不也。衣穰而提贊。穰。蒿草衣提持也。贊。所執以爲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也。爲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第一章ハ國語魯語、說苑辯物篇、緯略ニ引ク所ノ韓詩外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三章何木開ク。費ハ季氏ノ邑ナリ。

第二章ハ國語魯語、說苑辯物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發幣云云ハ吳ノ使者(賓)禮物ヲ魯ノ大夫ニ贈リ送ニ孔子ニ及ブ。孔子之ニ酒ヲ獻セシナリ。燕ハ禮ヲ以テ酒ヲ酌ミシ後ニ更ニ打解ケタル宴ヲ開クナリ。

注ノ諸侯二字當ニ謂ニ諸侯也ニ作ルベシ。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

十八三尺十倍スルナリ。

第三章同上。

封囑山者。

汪芒國名。封囑山名。

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日大人。

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

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

也。始集。楛矢貫之。石斨。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

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國名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

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斨。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

國語章昭注ニ展重也トアリ。服ハ服事ナリ。

如之ハ果シテ孔子ノ言
ノ如クナリシナリ。
第四章ハ昭公十七年左
傳ニ見ユ、文更ニ詳ナ
リ。

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鄭音子朝魯。

鄭徒甘反。闕音今山東屬縣。魯人問音昭子問焉。

曰。少昊氏

以鳥名官。何也。

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闕少昊姓己名摯。黃帝子。對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

其官長。而爲官名者也。闕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

炎帝以火。

闕炎帝姜

氏。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曰炎帝。教民農事。又云。神農以受命。有火德。以火

共工以

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秋官爲西。冬官爲北。中官爲中。火

太

水。共工霸九州也。闕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自謂水德。以

太

昊以龍。包犧氏也。闕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

昊

爲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爲潛龍氏。造

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

滋草木。疏泉源。其義一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歷正。玄鳥氏。司分者也。

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

也。一名鵙。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

也。祝鳩氏。司馬也。

空也。

五鳩鳩民者也。

五雉爲五工正。

九扈爲九農正。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啗嗜。噴噴。皆以聲音得名。扈民使無淫者也。

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言不能紀遠。方闕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

鄭子來聘ハ昭公十七年ナリ、孔子ノ生年ヲ襄公二十一年トスレバ孔子時二年二十八ナリ。

第五章ハ定公十五年左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以下五章何本開ク。邾又邾婁ト稱シ、又邾ト稱ス、魯ト相接スル小國ナリ、諸侯相往來スルニ朝ト言ヒ、玉ヲ以テ禮ヲ成ス。

君ハ魯君ナリ。

第六章ノ事ハ哀公三年左傳ニ見ユ、文甚ダ略ナリ。

古ハ天子諸侯共ニ祖ト宗トノ廟ハ百世之ヲ毀タズ、其他ハ世代之ヲ按ツ親盡クレバ之ヲ毀ッ。

專當ニハ尊ニ作ルベシ。

第七章ノ事ハ定公九年左傳ニ見ユ、文大ニ異ナリ。適趙氏ハ趙氏ヲ主トシテ之ニ依ルナリ。

第八章ノ事ハ哀公十二年左傳ニ見ユ、文異ナリ。

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句龍爲土正、黎爲火正、曰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也。孔子聞之。二十七年。遂見鄭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圖失官官不脩職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蓋古語、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鄭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鄭子、故孔子發此言。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ナルナリ。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游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蝻、何也、孔

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蟲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第九章ハ哀公十三年左傳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

夷德ハ其夷狄ノ徳ナルヲ言フ。

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

音。車士將車者。子姓也。鉏商名也。闕叔孫武。

採薪於大野。

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時實自狩。鉏商非狩者。採薪而獲麟也。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闕大野。今高平。鉏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獲麟焉。鉏商獲麟焉。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窞。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以賜虞人。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闕以爲不祥。而復疑之。不知其何祥也。孔子往

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

闕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闕麟者聖人之瑞也。公羊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歿之徵。故云爾。孔叢子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

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第十章ノ事ハ哀公十四年左傳及公羊傳ニ見ユ、文異ナリ、又孔叢子記問篇ニ見ユ、文甚ダ詳ナリ。

何本曰有麕云云八字無シ。何本矜ヲ襟ニ作ル。

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紱在焉孔子解紱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殆未可知雖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

哀公問政第十七

第一章ハ禮記中庸篇ニ見ユ但章末孔子曰立愛云云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

蒲盧ハ細腰蜂ナリ桑蟲ノ子ヲ取リ之ヲ化シテ己ノ子ト爲ス以テ聖人ノ民ヲ化シテ善ト爲ラシムルニ譬フ取人以身ハ人君身賢ニシテ賢者乃チ得ベキヲ言フ教ハ殺ニ作ルベシ殺グコト即チ亦等差ナリ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也方木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其人指

天道敏生兼動植物之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謂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又云爾者植物託于地

夫政也者猶蒲盧也蒲盧蠅蠊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之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

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名蒲盧中庸政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待化以成謂政在化民民化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謂仁即道也而曰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

仁者人也謂人之所以為人也親親為大謂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

為大謂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之教謂教記作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謂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者政之本也謂記作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是以君子

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

君臣也謂君臣有義父子也謂父子有親夫婦也謂夫婦有別昆弟也謂兄弟有序

朋友之交也謂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謂知此體此用此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謂生而知之或

學而知之謂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困而知之及其知之謂一者誠也或安

而行之謂知也或利而行之謂利也或勉强而行之謂勉也及其成

功一也謂一者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而知行有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已上見記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

中庸篇此下有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

不足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人ハ賢不肖ヲ知ルノ謂ヒニアラズ人ノ情性ヲ知ルナリ知天ハ天ノ人ニ常性ヲ賦與スヲ知ルコトナリ身ヲ修ムルニハ人道ノ本タル仁ヲ修ムベシ仁ハ父母ニ事フルヨリ大ナルハ無シ父母ニ事フルニハ人ノ情性ヲ知ラザルベカラズ人ノ情性ヲ知ルニハ天ノ人ニ賦與セル所以ノモノナラザルベカズ五達道ハ天倫ノ常道三達徳ハ天賦ノ性此性ヲ發達シ此道ヲ行ヒテ修身ノ事始メテ全シ天既ニ此性ヲ與フル以上ハ生知安行等ノ別有リト雖モ何人モ此性ヲ發達シ得ザルノ理無ク亦之ヲ發達セシメザルベカラズ而シテ十分其發達ニ力ヲ用キルノ結果ハ皆一ニ歸スルナリ何本公曰子之言美矣以下章末ニ至ルマテ無シ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餼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

官盛任使ハ官屬チ多クシテ之ヲ任使セシメ、小事ヲ親ラセシメザルナリ。
餼廩ハ手當ナリ。

厚往而薄來ハ此方ヨリ諸侯ニ送ル使ニハ手厚キ禮物ヲ持タセ、諸侯ヨリノ貢獻ハ薄クサスルナリ。

天ノ萬物ヲ生成スルヤ終始一ノ如シ、是レ誠ナリ、天命之謂性、性ハ人ノ性亦誠ナリ、唯誠ノ始メヨリ完全ニ作用スルモノ、ハ聖人ノミ、賢人以下ハ誠之ノ工夫ニヨリテ至誠ノ域ニ達シ、聖人ト一トナルナリ。

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治反○跲治反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信乎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第二章ハ禮記祭義篇ニ見ユ、文少シク異ナルノミ。何本衆生必死八字ヲ生必有死、形魄歸于土ニ作リ、二ノ此謂テ謂之ニ作ル。天地ニ氣合シテ人ヲ成ス、地氣ハ形體ヲ成シ、天氣ハ之ニ充ツル所ノ氣ヲ成ス、形ニ著キテ知覺運動ノ作用ヲ爲ス、モ之ヲ魄ト云ヒ、氣ニ著キテ思慮ノ作用ヲ爲ス、モ之ヲ魂ト云フ、人ハ氣ト形ト魂ト魄トヲ合シテ成ルモノナリ、人死スレバ氣魂ハ天ニ形魄ハ地ニ歸ル、此ニ鬼神ノ名生ズ、魂氣ハ陽ナリ、故ニ祭ニモ陽ヲ以テ報ズ、即チ牲體ノ腸胃ノ脂ヲ取リ蕭ニ合セテ焚キ、其香氣ヲ天ニ升ラシム、(禮記ハ鄭玄ハ馨香ト讀メリ)形魄ハ陰ナリ、故ニ陰ヲ以テ之ニ報ズ、即チ鬱鬯ノ香ヲ地ニ達セシムル是レナリ、此クテ魂魄ヲ致シテ祭ルナリ。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氣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有形矣。氣兼陰陽。有聚散。鬼神蓋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魂陽而魄陰也。陽爲神。陰爲鬼。魂爲神。魄爲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者也。記鬼之盛也。下接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云云。衆生必死。死記作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魄魄下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神。言人之死者。生自無而有也。死而有氣散復自。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至者。孝者教之所由生也。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則不復合。而可與物接矣。孝子於何用情。於是。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而如將見之。不形魄而形魄不魂氣。所以爲教之至也。記此下接前衆生必死云云。骨肉斃于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

何本骨肉斃于下ヨリ以是爲未足也ニ至ル一段、衆之服自此ヨリ此之謂大教ニ至ル一段皆無シ。

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是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秋祭祀以別親疎遠邇。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薦黍稷。脩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氣也。此教民修本。反古復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

何本思之深三字無シ、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惟文王與ナ如欲色然ニ作ル。

何本祭之明日云云十二字無シ、響ハ致ニ作ル。鄭玄ハ二人ハ祭ニ尸ト俯トノ二人在リ、之ヲ見テ父母ヲ見ルガ如ク思フト説ク、王肅ハ直ニ父母トス、響之ハ父母ガ祭ヲ響クルナリ、已至ハ魂魄至リテ響クルモ終ハレバ則チ復ダ去ルベシ、故ニ已ニ至レバ其去ルベキ思ヒテ哀ムナリ。

也思親之死而不得生也而記作。忌日則必哀。身之喪是也。稱諱則如見親。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亦通。圖諱親名也。生日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享於所尊者有。不免焉。如見親深。有愴于中也。祀之忠也。圖盡心。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文王與。圖如見親有愛欲其物之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圖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啓明。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圖敬記。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圖致記作饗。已至必哀。圖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薦而進云云。已上見祭義。樂樂其當來。篇而其言語有先後詳略之異。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圖中庸稱武王周公爲達孝。而此獨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孔子家語卷第四終

孔子家語卷第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圖東野民。名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圖佚與逸同。一奔也。一作迭。定公色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圖校養馬之官。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圖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引入。外馬謂外馬擊裂。而中馬牽廢也。定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圖巧一作工。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

第一章ハ莊子達生篇、荀子哀公篇、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篇、韓詩外傳卷二、新序雜事五二見ユ、文各々異同アリ。何本色字無ク、誣ヲ譏ニ作ル。何本牧ヲ校ニ、訴ヲ謂ニ、曳ヲ裂ニ作リ、于廄ノ于字、聞之ニ字無シ、促ヲ趨ニ作リ、吾子ノ下ニ吾子曰三字有リ、以字無ク、亦善御ノ善字、而子曰三字無シ、奚ヲ何ニ作リ、其下顏回對曰ノ顔字無シ、古ノ乘車ハ中央ニ轅一本有リ、其左右ニ兩馬ヲ駕ス、之ヲ兩服ト云フ、兩服ノ左右ニ各々一馬ヲ駕ス、之ヲ兩驂ト云フ。

何本升馬ヲ升車ニ作

何本善誠若云云八字無
進ハ其說ヲ進ムルナリ
何本類字無ク、聞之ノ
之字無シ

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一爲車。圖銜銜與體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圖調樂其馬。步驟馳騁。中規中矩。盡朝廷之禮。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圖求猶責也。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圖言必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開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云云。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入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危爲法。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

何本公悅以下ヲ闕ク。

第二章ハ說苑辨物篇ニ
見ユ、但文甚ダ異ナリ。
以下三章何本闕ク。

第三章ハ說苑辨物篇ニ
見ユ、文少ク異同有リ。

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名罪。上下之相繼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身爲戮。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筮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

第四章ノ事ハ文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左傳ニ見ユ。

文仲云云公襄公二十四年左傳ニ詳ナリ。

天子ノ設クベキ祭ト言フニ置ケルヲ設虚器ト云フ、其事ハ論語ニモ見ユ。

禮宜爲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適立庶。爲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我。我敗于邾。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席。爲國爲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虚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縱逆祀。夏父弗忌爲宗伯。躋僖公於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二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

夏書ハ古文大禹謨ナリ。

第五章。

注文誤脱アラシ。

何本回曰敢問其次云云。二十字無ク、第六章亦無ク、第七章ナ此章ニ連テ一章ト爲ス。第六章。仲孫何忌ハ魯ノ大夫孟懿子ナリ。豫ハ事前ニ用意スルナリ。

第七章。

第八章。

庶武仲之所以然。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念此在此。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愛人爲心。則無度事而行。則知是非。度近智也。○度達各反。

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非邪正之辨矣。爲己不重。有私。爲人不輕。物以厚。君子也夫。不重。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

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以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不惟不能愛而已。狡詐懷詐。以爲智。不惟無所度而已。幸人之有過。不惟重於爲己而已。恥學而羞不能。耻於人有學而問。而又羞人之不能也。不惟不爲人而已。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特力不尙德。必難以善終。盍慎諸焉。回以由好勇。故箴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後卒蹈孔悝之難。

第九章。

以下三章何本闕。

第十章。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道者。蓋日思也夫。爲聞道者。日有聞而後言者也。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爲仁義。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爲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能久親也。

第十一章。

弗能謂ハ忠告セザルナリ。

第十二章。

未仕二字、回曰賓之四字何本皆無シ、從フベテ叔孫武叔孔子ヲ毀ルコト論語ニ見ユ、人ニ於テ毀ルコト多カリシナリ。何本固子之來云云十二字無シ。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彼于聖人而尙加毀其他可知矣。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謂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夫在上者。有善尙推己之人。而惡以引諸己。誠懼夫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枉。不取爭而致怨者。希矣。不

其惡ハ己ノ惡ナリ。

第十三章。

此章何本闕。

第一章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文異同有リ。

取爭而致怨。亦不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己正己之有。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謂君子知內省自脩而已。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謂異言誘之。子路曰。學豈益也哉。謂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謂無人救正。一作政。士而無教友。謂相教戒之友。則失聽。謂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爲是。御狂馬。不釋策。御馬者。不得釋策。策也。謂鞭策。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謂檠同檠。所以正弓。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謂書。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謂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之矣。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謂毀仁者。憎怨士。一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以射。達于犀革。謂達一作通。犀一牛之革最堅。以此言之。

擊ハ弓ヲ正ス器ナリ。何本順哉ヲ順成ニ、毀仁ヲ毀人ニ作ル。

何本亦深益深二作ル。

第二章ハ說苑雜言篇ニ見ユ、文稍々異同有リ。

何本達ヲ遠ニ作ル。

復ハ再ビスルコトナリ。

何本而已ヲ可以長久矣ニ作ル。

何本敢問以下闕ク。

第三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稍々異同有リ。以下六章何本闕ク。

何學之有。圖說苑。又何學爲乎。美質自然無所事學。孔子曰。括而羽之。圖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禮以其筈厚爲之羽也。鏃而砥礪之。圖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其入之不亦深乎。圖此學之益也。

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哉。圖說苑同。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予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圖行者人以言。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可以強力。則不能自達。圖強任重道遠。非強不能勝之。遠或作達。亦通。不勞無功。圖勞動功效也。無所爲於前。則無所冀於後也。不忠無親。圖己不能盡心以報己。不信無復。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可復。則無可復。圖復踐言也。不恭失禮。圖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四肢。雖有節文。不爲用矣。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事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

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有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蛩蟪也。蛩蟪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襲言。前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

第五章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文頗々異同有リ。王事若龍云云ハ前例爲シ來リ等アリテ、學問ノ道理テハ行カメトナリ。

第四章、說苑ハ前章ニ屬シテ一章ト爲セリ。

孔子家語卷第五 子路初見第十九

君子哉若人云云ハ論語
公治長篇ニ見ユ、但則
ハ斯ニ作リ、下ノ子賤
ノ二字無シ。
第六章ハ韓非子外儲說
左篇ニ見ユ、文異同有
リ。
黍ハ以テ桃ノ皮ヲ拭フ
ガ爲メナリ。

第七章。
宣姪ハ姪行チ公ニ示ス
ナリ。
陳靈公ノ事ハ宣公九年
左傳ニ見ユ。

孔子ノ泄治チ評スルハ
仁人ノ言ニアラズ、取
ルベカラズ。

詩ハ大雅板篇ナリ。

第八章ノ事ハ史記孔子
世家ニ見ユ、文異同有
リ。
孔子大司寇タリシノミ
相ト言フハ誤ナリ。

周道遊觀ハ道路ヲ周游
シテ見物スルナリ、專
ラ女樂ノ爲メニセザル
ヲ裝フナリ。

郊不致膳俎ハ孔子モ亦
與リテ罪有ル形トナル
ナリ、是レ孟子ニ孔子
ハ微罪ヲ以テ去ラント
欲セリト言フ所以ニシ
テ、師巳ノ夫子非罪ノ
語モ此ニヨリテ出ヅ。

來仕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
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
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
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
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雪非爲食之
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
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
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
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靈公與卿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
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

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
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
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
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
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
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忘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
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姪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
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言婦
人口